

無事爲福齋隨筆
塵譚正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筆隨齋福爲事無

著 華 泰 韓

無事爲福齋隨筆

本館據功順堂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無事爲福齋隨筆卷上

乾清間侍衛差使。謂之挑蝦。家有順治十八年緡紳冊。上刻御前一等蝦某。二等蝦某。三等蝦某。刻蝦是清話官名。

清

錢塘韓泰華

小書

自明以來。緡紳齒錄。俱刻於京師西河沿洪家老鋪。余藏有嘉隆至康熙朝四十餘冊。會試齒錄。猶是洪氏彙集所印。

高祖純皇帝御極六十年。親以大寶授之仁宗。真千古稀有。每歲頒朔。二品以上大臣。入乾清宮。仍給乾隆六十一年至六十四年歷。紀文達公會拜此賜。親標月日于黃綾面上。蓋紀恩也。藏之足備掌故。盛京英嶧峪。其地產小果。名英嶧。秋時以銀壺進貢。薦奉先殿。歲以爲常。

蔣協揆攸銛。有一目十行之敏。在軍機曰。睿皇欲觀會榜題名錄。公卽默寫以進。二百數十名。其差者只一縣名耳。此與宋張文定公綱記相國寺染簿。皆天縱也。

吳荷屋先生著帖鏡六卷。旣列帖目次序。復詳著某刻何字殘泐。何處斷裂。一覽了然。帖賈無所容僞。故曰鏡。

李義山故處士姑臧李某誌文狀以風水爲患松楸不立風水二字見此。

毋將隆傳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少府如今內府。

黃崑圃先生萬卷樓故居在京師李鐵拐斜街。

披靡二字可以分用种劭傳軍士皆披。

元諸后太子諸陵皆在獨石口北氈帽山。

耿王金印其制不甚大篆文耿王之印現貯禮部庫中。

古人塋地於未安埋之先輒焚楮錠買諸冥司質諸神明其事雖不見於經傳而近年出土者有漢地節

二年石刻楊置買地券吳黃武四年碑文九江男子浩宗買地券陝西新得金明昌磚刻買地券其文曰

維大金明昌七年歲次丙辰五月庚辰朔十七日祭于□□□□亡考元□已於明昌三年七月十三日

歿故□□□□相地□□吉宜於京兆府長安縣□西鄉□前□東南原安厝□□謹用錢九千九百

九十九貫文兼五彩信幣買地一段東至青龍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內方句陳分掌四域□□

墓伯封部□□道路將軍整齊阡陌千秋萬歲永無殃咎若□□干犯訶禁者將軍停長收付河伯今以牲

牢酒□□味香新奉□信契財地交相分付工匠修□安厝以後永保休吉知見人歲月主保人□□直

□故□□亦將□先有居者永避万里若違此約地府主使自當其禍主人內外存亡□皆安吉□□如

五帝使者□□律令。按明昌僅六年。至次年十一月。改元承安。此碑係五月埋刻。故稱七年。年未不惑。早見二毛。心厭惡之。讀山房隨筆。載蔣復軒鐫白髮詩。勸君休鐫鬢毛斑。鬢到斑時已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壁風吹上北邙山。差堪自慰。

宋張伯玉郎中公達。贈陳虞卿之奇詩。小圃移花山客瘦。夜窗搗藥橘童寒。橘童字頗新。

石苞傳。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志。乾乾應是蹇蹇異文。扁舟之扁。平聲。杭大宗榕城詩話。載黎士宏閩酒曲云。新泉短水拍香浮。十斛梨香載扁舟。竟作仄用。依其土音。

柳渾詩。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顆。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不校多。顯字讀平聲。麤龍顏碑。輶車越斧。檠戟憧憧。越卽鉞。憧憧卽幢蓋。

元耶律希亮傳。甘州北黑水東沙陀中。則言沙陀在巴里坤者。非也。高居誨于闐記。亦曰甘州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故地。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邪氏之遺族。

唐張巡殺愛妾。享士金烏古論。黑漢亦殺愛妾。啖士忠義一而名有顯晦。

簫菊自四月至七八月。其開最久。宋朱昱有五月菊詞云。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却重陽。卽詠此花。

攀龍附鳳四大字。在今西安貢院。爲虞世南書。腕力千鈞。係明時所翻。原刻四川中江巖上。曾訪之未得。元太祖調白翎圖絹本。太祖像魁偉雄邁。雙金龍氍冠。著紫龍袍。皂靴。手擎白翎於籠調之。傍立內豎。畫

無姓名。惟簽有題。亦不知何所據也。

馮開昌造像。不知何人所收拓本。文云。大隋仁壽元年。歲次乙卯三月。辛巳朔八日。佛弟子馮開昌。爲七世父母所生父母。造石像六區。供養仁壽。乃隋文帝改元。是歲辛酉。非乙卯。作僞者。僅能假襲其文。不能推測甲子。考之立破。古於同時人手筆。亦稱真跡。宋孝宗謂胡忠簡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宮閣上。治疊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真跡。

晉陸機平復帖。刻於秋碧堂後。由梁氏入朝鮮人安氏儀周手。再歸成王詒晉齋。現存鄭親王府。鄭王別刻一本。

予性好讀史。幼病元史蕪陋。欲仿五代史記注。凡有關於元一代典章制度。名臣碑版墓誌。無不詳細錄載。更訪求各家之文。收羅十餘年。得百數十家。半係傳鈔精本。或四庫中所無。而元刊尙在者。擬先爲元文選。以十家作一集。陸續刊刻。道光庚戌。首集旣成。尙未散布。卽燬於亂。嗟乎。文之顯晦數也。余今心緒衰耗。無能爲役矣。僅存元文選目。畱待後者。

陝西磚文。有石安字。皆疑匠名。按魏地理志。咸陽郡領石安縣。卽今咸陽縣。

盛子昭塞山行旅圖。絹本。立幅。寬三尺五寸。高亦如之。樹木槎枒。萬山寒色。漁舟一葉。江雁羣飛。有戴笠策蹇於棧道中者。有荷繖冒雪而行者。兩三茅屋。高挂酒帘。昔年江行入蜀景象。宛在目前。

漢厲王鈴見於京都廠肆。阮雲臺相國跋云：西漢侈宮室者二人，一爲廣陵厲王，一爲大司馬董賢。董在長安，瓦文高安萬世較未央，尤精緻。廣陵王宮名中殿，遺趾在揚州甘泉山麓，都城高聳，故曰廣陵國。鈴與石皆存，石有中殿第廿八等字。鈴有中殿言三字，此鈴金質堅鍊，制度渾樸，班駁陸離，非唐宋所能及。按中殿言三字，取尙書工以納言之意，故曰言冊。書臣不作福，不作威，王其戒之。厲王濟侈於廣陵，不亡何待。

放翁詩善用陰字，以心地清閒，故體帖得到。如乞借春陰護海棠，正開卻要日微陰，月過花陰故故遲，春在輕陰薄靄中，無不入妙。一年佳處是初寒，寒字妙處，又爲放翁覓得。許有壬至正集，灤陽驛東北四十里，有雙塚，昔有久戍不歸者，其父求之，適遇此山下，相抱大笑，喜極而死，皆葬於是，謂之喜逢口，俗呼喜峰口者，誤。

味之濃者曰醖，音驗，廣韻酒醋味厚也。放翁詩：茶醖無端廢午眠。東坡詩：江城白酒三杯醖。北周文王廟碑：除原州刺史，在任清儉，與民水菜不交，水菜二字僅見。

孟蜀時，王鎔字鱣祥，最著書名，予於道光丙午出守潼川，知城外有琴泉寺，卽杜詩之慧義寺也。昔有塔於乾隆年間爲雷震圯，內貯法華經全部，皆鱣祥所書，一時分散，恨不見之，竭力訪求於老兵家，獲數紙，以二紙贈劉寬夫太守，寬夫割其半給劉燕庭方伯，予僅存一紙，裝裱藏之，筆法娟秀，迴勝翻本，靈飛經。

唐時小楷眞墨寶也。當日更於田間搜得武成三年經幢。移置寺內。邀衆友聯吟。繪琴泉寺卷付之住持。當十錢起于周武大布。後唐第五琦鑄乾元重寶。宋許天啓鑄崇寧通寶。唐宋行之。無不物價踴貴。盜賊充斥。甲申雜錄。荆公作相。嘗欲作當十錢。神宗曰。刑獄自此滋張矣。遂已。

筒瓦古制甚大。如未央銅雀。全者徑尺。非若今之小。而許民間用也。石林燕語。郭進守雄州。宋太祖爲之造第。盡用筒瓦。有司言非親王公主不應用。宋主大怒。卒用之。

趙孟頫書襄陽歌白紙本。字大寸許。冲和圓穩。風神瀟灑。當是松雪翁盛年書法。款子昂爲仲寶書。下有朱文趙孟頫印。後人添蓋本紙。趙麟趙肅二跋。隔界有石田翁閱聲皇甫欽題。

宋韓駒陵陽集。殿幕書事。花深曲水潺湲出。柳暗長廊隴臄音弄明。放翁詩。雞已參差唱。窗纔隴臄明。皆

用隴臄二字作仄聲。李俊名詩。功名大抵黃梁夢。薄有田園便好閒。余謂人生若俟有田園。方好閒。恐有了田園。又

未必閒矣。後見小坡詩。必待三徑足。何時賦歸田。又云。邯鄲一夢破。懷抱良蹢躅。

李允傳。無所下借。注。下音假。今有所假借于人。而書下借。必疑其誤。

唐沈佺期則天門赦改年詩。籠僮上西鼓。振迅廣陽雞。籠僮疑是鼓聲。

謝應方。于元至元五年乙卯。在鳴鳳王氏家塾。作募朋友置十七史疏。得中統鈔九百四十五貫。印置共四百六十冊。又裝潢作料費二百貫。藏書淡泊齋。蓋其時無汲古閣版。故十七史之難得如此。

宋王得臣麈史。唐丞相乘馬。故詩人有沙堤新築馬行遲之句。至五代則乘檐子。莊宗聞呵聲問之。乃宰相檐子入內是也。檐子卽轎。國初京師無不乘轎。唯有四人兩人之分。不知何時多改坐車。今則一二品大臣方乘轎。

屋之有廳。所以聽事。故古之廳卽作聽。吳興有項羽廟。土人呼爲憤王。遂於郡聽事安牀幕爲神坐。二千石皆於聽拜祠。王儉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廳也。聽事爲崇光殿。外齋爲宣德殿。晉王浚傳。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又謝奕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

宋孔端中。紹聖間爲淳安令。時譽翕然。都下酒家至謂之語曰。酒似淳安知縣徹底清。元秦不華爲台州守。夜宿村家。聞鄰婦姊妹紡績者。姊曰。夜寒如此。我有瓶酒在牀下。汝可分其清者。畱以奉姑。下濁者吾與爾飲之。姒如言注清者於他器。且曰。此達元師也。吾等不得嘗矣。姊曰。到底清耶。笑而罷。二事殊相類。清真寺。徧天下。莫知所創。其寺中有天寶元年碑。乃戶部員外郎侍御史王鉉所撰。其文不過援彼道以強合於聖道。謂西域有謨罕默德。生孔子之後。居天方之國。及隋開皇中。其教遂入于中國。散漫于天下。至天寶時。命工部督工官羅天爵。董理匠役。創寺以處其衆。而主其教者。擺都而立也。頗通經書。蓋將統領羣衆。奉崇聖教。隨時禮拜。以敬天而祝延聖壽云云。按唐書。珙由鄆縣尉遷監察御史。擢累戶部郎中。正在元宗之時。列銜雖與史合。然詞義俚鄙。字體惡劣。疑非唐人手筆。

士人掘地得軍持其形如今小提甬容水升許雖不甚舊磁質亦數百年物也放翁詩手挈軍持取澗泉明陳霆兩山墨談曰中國宋前惟用團扇元初東南使者持聚頭扇人皆譏笑之我朝永樂初始有持者及倭充貢徧賜羣臣內府又倣其制天下遂通用之不知元鄭元祐有題趙千里聚扇上寫山詩又游宦紀聞宣和六年高麗國進奉摺疊扇二隻又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予藏章伯益草蟲九便面皆宋以前摺扇之制

八仙菴在長安城西爲道侶挂單之所咸豐乙卯冬初何子貞太史來自西蜀舊雨重逢同集菴中黃楊二株婆娑可愛趙耦村上舍福雲在座歸賦高陽調一闋落落非松亭亭似柏靈根拔地杈枒翠覆仙壇青苔碧蘚交加關心怕厄來年閏把綠章上奏天家漫消磨一寸光陰一寸萌芽竹林雅結消寒會同集者七人試先摹粉本老榦無花慣耐冰霜何須濁酒澆他闌干拍遍人俱醉映酡顏寒日西斜聽城頭畫角頻催暝趁歸鴉豈知君方壯年負俊才竟以此絕筆耶

有以韋氏墓誌來售者夫人諱檀特字毗耶梨卒于永隆二年名號皆用譯語可見當時佛法盛行誌無書撰姓氏蓋唐代人人能書不以之矜貴也

邵才志墓誌其銜曰唐故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游擊將軍守冀王府右親軍典軍上柱國勒畱堂頭高平郡邵公墓誌銘志云元和十四年八月廿七日偶遇朋友酒筵至夜有司紉刻以達聖聰詔下書刑貶於

坊鐘。則勒畱堂頭。或貶官之制歟。

金樓子傳咸集畫讚曰。敬圖先君先妣之容像。畫之丹青。曹休畫其父像。對之流涕。宋王禹偁畫紀云。古者自天子至士。皆有家廟祭祀。其先以木爲神主。唐季以來。爲人臣者。此禮盡廢。雖將相諸侯。多祭於寢。必圖其神影以事之。淳化甲午歲。洛陽處士楊丹。寫我顯考中允府君神采。盡妙。可知歷古皆重畫影。此事何可廢也。

明福旗人。曾任甘肅大令。應是乾隆時人。于成輯軒觀察瑞處。見其指畫土爾扈特投誠圖。馳犬射雁。氈裘駱駝。攜女載婦。欣欣然有感慕來王之意。長洲顧霽堂揆題七古於上。詩云。皇威震疊平準夷。將軍旗幟開伊犁。聲教暨訖二萬里。歡聲直動崑崙西。是時鄂羅斯狡黠。比鄰控噶鳴征鼙。所領部落困爭戰。土爾扈特咸憚之。其汗名曰烏巴錫。率其台吉哀陳辭。願貢厥契獻厥雉。望風膜拜心交馳。馬駝牛羊綴如蟻。老幼男婦還提攜。數萬餘口盡內附。一朝競渡伊江湄。將軍奏聞。帝曰俞。列爵分土賚有差。至今受封三十載。沐浴聖澤慶恬熙。披圖如見投誠意。韓鷹逐兔同游嬉。飛者走者各殊態。彎弓如月生雄姿。白髮赤顏相映照。依稀莫辨妍與媼。明駝美人閑且雅。樛負其子行遲遲。中外一家春滿路。冰天雪塞祥風吹。誰歟畫工與占會。不數龍眠李伯時。

陳子昂贈嚴倉曹乞推命錄詩云。聞道沈冥客。青囊有祕篇。九宮探萬象。三算極重玄。爲後世子平所始。

崔駰傳庶幾夙夜以永衆譽衆當是詩異文。

溧京雜詠海紅不似花紅好杏子何如巴欖良更說高麗生菜美注高麗人以生菜裹飯食之總輸山後
蔘菰香蔘菰應卽磨菇生菜裹飯應卽北人以菜葉裹飯食之謂之菜包也巴欖曲洧舊聞云巴欖子如
杏核色白扁而尖長來自西番樹似櫻桃小而極低然究不知爲何果湛然居士西遊記芭欖城邊皆芭
欖園故以名其花如杏而微淡葉如桃而差小冬季而花夏季而實

元歐陽圭齋詩省垣東畔至公堂十五年前戰藝場係天歷庚午會試院中作也至公堂已久

坊間所刻二十四孝不知所始後讀永樂大典乃是郭守敬之弟守正所集謝應芳龜巢集有二十四孝
讚序云常州王達善所讚二十四孝以孝經一章冠于編首蓋別是一書

耆舊續聞李嘉祐詩門臨蒼茫經年閉身逐嫖姚幾日歸張祐詩洛水暮天橫蒼莽邛山落日露崔嵬東
坡詩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蒼茫二字古人用皆是平聲而此作仄聲按莊子釋文莽蒼近郊之色也
莽莫浪反或莫郎反蒼七蕩反或如字蓋蒼莽二字有平仄兩讀茫卽莽字

元史呂思誠傳改景州蓳縣尹買羊劉智社民李持酒來見劉智社應是今之劉智廟

又曰張復叔母孀居且瞽丐食以活思誠憐其貧令爲媒互人以養之媒互人疑官媒也

時人稱首府縣曰首臺按裴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命下詣丞相□□謝休曰此乃首臺謬選非休力也

馬朴譚誤。左傳公膳日雙雞。讀者皆誤爲二雞。諸類書亦誤收雞類中。不知雙雞自是一物。最爲難得。注雙雞當卽山海經之雙鳥。頭尾並雙。此說殊非。旣稱難得。則何能日爲公膳。細玩文義。饗人所以竊更者。因圖一驚。減易雙雞。故驚不言二也。何須更創新解。

郿縣五會寺有碑。兩面鑿佛寶鬘瓔珞。不能以紙椎拓。可辨者數十字。有花歡喜三字。制造奇古。唐初之物無疑。花歡喜乃閨秀小名。別見歷城阿彌陀佛會碑。

去韋杜南十里。有村曰賈里。偶過之。問諸土人。則皆呼加利。莫詳其義。出郭古廟巍然。得楊定至元二十七年。剏建遇仙觀記。乃辨正之。縣志并其村不載。後失碑記。恐無考矣。

藥品中有馬寶狗寶。獨不聞羊寶。元張仲深詩注。同郡黃直夫於河間武清縣得一瓶。剖之。腸中所蓄如彈而黑者六十枚。盡棄之。留一二。以視其土人。曰羊寶也。可以療腸胃間疾。

隋宋磨侯造象文曰。開皇十二年。歲次壬子。九月八日。佛弟子宋磨侯。爲已弟伏生造象一區。願亡者託生西方。妙樂國。莚在佛前。及以前生父母。合家大小一時成佛。普同斯福。字刻佛座下。又一行。佛弟子伏生奉養。跪象於傍。卽伏生也。石潔白似玉。得之供於玉雨堂中。

國朝靳文襄。置混江龍。或謂特爲河工留一開銷地步。其實無益。高晉去之甚是。觀宋實錄文彥博傳云。初選人李公義爲鐵龍爪以濬河。宦官黃懷信更作濬川把。天下指笑以爲兒戲。王安石獨信之。除范子

淵都水外丞。置濬川司行其法。子淵奏功求賞。言疏導水勢。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朝廷疑其妄。下

大名府保奏。文彥博

時判大名府

言河水汙漫。非把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去年退地。止因霜降水落。今

年未嘗用把。而退地更多。臣不敢雷同欺妄。奏至上。不悅。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主簿陳祐甫。河北漕臣陳知儉。按視。如彥博言。是前人皆以爲妄矣。聞顏魯愚中丞。爲延榆綏道。亦循故事。置爬沙銀。以治無定河。未數年廢。榆林人尙有言河患由於廢爬沙。其然豈其然乎。張思道墓誌出於長武墓中。爲邠州韓寶臣刺史所得。篆蓋大唐故處士張君之銘誌云。君諱思道。字勤玉。京兆涇陽人也。思理清遠。心境沖虛。膺五百之賢臣。仕千年之聖主。解褐授綿州參軍。親連紫禁。譴發丹墀。望國門而斷心。瞻岱峰而謝魄。自貝州司兵參軍事。如意元年四月廿八日殞於私第。觀此是因事而降官。何以猶題處士。字特遒勁。有初唐意趣。

漢武紀。太初三年。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胸。匈奴傳。漢使光祿勳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而盧胸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按漢五原郡。在榆林府直北。河套之外。其北又千餘里。喀魯倫河。則盧胸。卽今盧胸河。有疑爲懷遠蘆溝之訛者。非也。居延澤。卽額濟納海。在榆林府西。張晏及顏注。以盧胸爲山名誤。

黑河卽黑水河。在懷遠縣無定河之東。離城五十里。青塚在其傍。元人云。夜四鼓時。有氣直上。王逢詩。聞

道至今魂不返。夜深直上氣蒼然。

北地冬間多用氈簾。取重暖而壓風也。其製應起於金元。迺賢塞上曲。雙鬟小女玉娟娟。自卷氈簾出帳前。楊允吉灤京百詠。納寶盤營象輦來。畫簾氈暖九重開。火鑱亦遼金物中菴集。有詠火鑱詩。

岑參天山雪詩。北風夜卷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能兼漢月照銀山。復逐胡風過鐵關。皆焉耆境地名。惟赤亭口莫知所在。其地有赤岸。或卽赤岸之亭。

西域凡南北兩路。皆統於伊犁。伊犁之境。東界安西州。東北界阿拉善。及喀爾喀蒙古。北界科布多。西北界哈薩克部。西南界布魯特及霍罕。安集延等部。南界西藏。東南界青海蒙古。東西七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較漢時幅員尤廣。

今有創爲欲棄西北兩路者。以爲歲可省經費百餘萬。聞上頗惑其說。詢諸臣下。文孔修相國奏言。南路可棄。北路不可棄。殊不知南路僅費卅餘萬歲。運布以濟北路軍餉。無南路。北路亦不能支。北路則駐防萬餘戶。已滋生四五萬口。更有綠營兵數千。設若割棄。不第玉門以內無安插之所。且厄魯特索倫諸部落。必分投他國。邊患四起。何以禦之。

嘗聞骨種羊。係羊骨所種。吳淵穎西域種羊皮書。擗歌。土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聞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青草叢抽臍未斷。馬蹄踏鐵繞垣行。羊子跳跟卻在草。鼠王如拳不同老。湛然居士詩。救旱河爲雨。

無衣壠種羊。

馮然居士紀西游事詩。河中花木蔽春山注。西域尋恩子城西遼目爲河中府。當疑尋恩子爲尋斯干之誤。再讀河中春游有感注。果云尋思干有西戎棧里檀故宮在焉。校刊古籍者。地里必先留心。

周癸子觚。未見原器。據拓本亞形中。癸下作子。蓋爲其父所作祭器。中作爵形。右子。左作供爵形。按說文。爵。禮器也。中有鬯酒。又持之。此作捧爵狀。正合說文右作立戟。左作立矛。曰戟曰矛。古人銘器用旌武功。而謹世守也。

懷遠縣出地椒草。許有壬詩。所謂凍雨催花紫。輕風散野香。刺沙尖葉嫩。敷地亂條長者。羊食之。肉肥而香。故灤京雜詠云。地椒生處乳羊肥。

元稹酬樂天醉別詩。好住樂天休悵望。匹如元不到京來。匹如卽譬如。江湖上船走半面風。謂之折槍。項安世岳州詩。風顛下槍去聲。刺泥深。

西湖游船無帆。惟靈隱齋飯船用之。相傳湖水不宜用也。按元張天雨詞注。漫翁新製畫舫湖中。予爲名其舫曰浮家泛宅。翁姓李。字仁仲。湖船用布帆。自李始。然則湖船舊原有帆矣。

朱金君卿有題晉羌廬先生廟。言先生周威王時廬於山之下。號廬君。按羌廬卽匡廬。宋避諱也。兩湖讀匡如羌。又朱翼寄胡明仲詩。尺一催公甚疾驅。盛傳今已過羌廬。

萱草。鹿葱也。食之忘憂。梁沈約反以作鹿葱詩而死。其詩云。爾非萃與蒿。豈充麋鹿食。讒者取白。武帝大怒。約以憂死。

水陸商賈聚集之所。曰馬頭。何承天傳。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王逢詩。有馬頭曲。注云。馬頭者。大都名姬也。目下馬頭。調所由名。

祝由科。用符籙治病。士大夫多不敢延請。然考張融傳。薛伯宗善徙癰疽。金樓子中尉何登善。能解作外典咒癰疽禹步之法。此非祝由科而何。

南史孔琳之傳。議鑄印曰。愚請衆官積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蓋古時授官必鑄印。任滿後人代。又更鑄。故出土官印頗多。

南史傅隆傳。遷尙書左丞。以族弟亮爲僕射。總服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按此卽今之迴避。

唐賈敦頤爲瀛州刺史。弟敦實爲饒陽令。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徙以示寵。此兄弟不迴避之始。

宋有兩畫錦堂。一爲韓魏公琦。一爲章文簡公得象。居浦城作畫錦堂於縣南峰。刻仁宗賜詩。南渡後遷昌化。至處士運之遷瀛川重建。元舒迪作記。

故非死之謂。漢高祖紀。故衡山王吳芮。張晏曰。漢元年項羽立芮爲衡山王後。又奪之地。謂之番君。是以

曰故昭帝紀。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師古曰。前此爲官。今不居者。皆爲之故也。

困學齋雜錄。撒舉字彥舉。陝人。有詩集行於世。余每以詢關中人。無有知者。蓋撒本非姓。或亦金遺。

宜君縣玉華宮。爲唐太宗避暑之地。剩有娑羅二株。其子燒灰。能止胃痛。常欲往游。聞敗瓦殘垣俱無存矣。唐令汝成設法購求。僅得半磚。無年月。惟匠人姓字僞者極多。

蜀徵訪碑圖。嘉興布衣文後山鼎所作也。時年八十有一。老筆蒼秀。雖衡山復生。無以過之。後山精於賞鑑。家藏鐘鼎書畫。頗有雲林之風。余弱冠卽聞其名。介人致書求畫。然未嘗一面。而後山念余不忘。古之所謂神交是矣。

徐星伯太守松著西夏書。將次成就而歿。曾見一冊。較吳氏西夏紀事遠勝。

徐淞橋明府元禮。浙之桐廬人。淳謹樸實。口無雌黃。書法直造晉唐。與郭蘭石大理齊名。小楷或勝之。以拔貢分發河南。卒貧不克斂。無子。其妾余家婢也。竟矢志守節。亦以困苦而歿。嗚呼。觀淞橋字氣厚而味醅。何命之薄如是耶。其名宦俱不顯。

江西太湖石。向不著聞。錢直卿上舍師環舟行。偶拾一枚。大僅三寸。宛如秋後殘荷。製爲小硯。余填高陽臺一闋。纔老殘黃。重看新翠。掌中片葉呈妍。醉豔吟紅。愛伊猶憶當年。冷香不到秋深處。怎伴他鴛夢雙眠。有誰憐。袖底攜來。相賞風前。文窗拂拭黛輕研。悵辜芳去後。露墜江邊。莫是周郎相逢。又惹塵緣。專

諸巷裏人何在。這天然不費雕鐫。壁雲箋妙筆爭題。舌上生蓮。

金石錄。明以來多傳鈔。惟雅雨堂刻之。阮文達有宋槧十卷。卽讀書敏求記所載。文達自撫浙至入閩。恆攜以自隨。旣屢跋之。復爲其如夫人作記。蓋竊比諸明誠易安云。一日書買來售。驚喜欲狂。古香古色。眞可寶貴。余得之。亦刻金石錄十卷人家小印。

唐子畏溪山秀遠絹本。卷高五寸五分。長二丈二尺餘。是真賞齋舊物。前有劍光閣錫山華氏補菴家藏印。歟。溪山秀遠。正德己巳九月唐寅畫。南京解元唐子畏二朱印。焦墨皴擦。極似馬遠夏珪。而溪橋竹木。漁舟柳徑。杖策看雲。茅亭閒話。沙明雁落。山轉溪來。直覺子畏胸中有萬壑千山。何止筆端秀遠也。陝西五嶽廟有漢玉鼎。斑色陸離。出於滿城土中。畢秋帆中丞移置廟內。欲雨則先潤。眞漢玉之無上品。

無事爲福齋隨筆卷下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畫有力絕人世稱三絕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元宗大書署其尾曰鄭虔三絕肅宗謂李揆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又謝瞻作喜霽詩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宏在坐以爲三絕

呂憲墓表弘始四年十二月乙未朔廿七日辛酉秦故遼東太守略陽呂憲葬于常安姚萇太元十一年改長安曰常安北陵去城廿里石出于□□鄉高盈尺字大寸餘隸體六行額隸書墓表二字弘始爲姚興前秦紀年是時天下大亂金石流傳絕少以大守墓而稱陵足見當時無禁忌

邯鄲盧生祠過者必題於壁然皆陳言污墨獨天台鄭家蘭一絕頗能翻新詩云人間別有大羅天不向先生借枕眠未報君恩與知己此身無暇作神仙

趙德麟侯鯖錄契丹天祚文妃喜文墨嘗作史詩以諷諫云丞相朝來劍佩鳴千官側目寂無聲養成寇盜謀將及害盡忠良諫不行親戚盡連藩屏翰私門潛畜爪牙兵可憐二世秦天子猶向宮中望太平文妃被誅後其子晉王誦經受誅蓋母子俱賢也

渾水燕談錄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州館中有題子瞻老人行於壁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

大蘇小集子瞻才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芸叟題其後曰。誰題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兒問大蘇。此二條應補入詩話。遼一代文獻無徵。海鹽周春著遼詩話。余爲之補綴三十餘條。方將授梓。毀於金陵寇難。

小人於不干已之事。輒如毀謗。冀人敗壞。此末世澆風。無可挽救。因憶放翁詩云。月明何與浮雲事。正向圓時故故生。實有慨而言之。

元秦王夫人施長生錢記云。秦王薨。愍二忌。三月廿五日。是爲愍忌。四月四日。是爲薨辰。又郭畧客杭日記。十月十六日。先妣憫忌日。是憫忌。生忌也。今以憫忌爲死忌。誤。

宋丁晉公侍宴。賞花釣魚詩。鸞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余曾爲人題美人釣魚圖云。不知自有沈魚色。卻怪魚兒不上竿。同一著想。又送友人行。茅齋炊冷酒。夜雨絮孤燈。與唐李洞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相似。

詩有偶得難於屬對者。亡內沈夢蘅女史有句云。蝴蝶夢迷蝴蝶草。屢對未上。後勉聯杜鵑嘯損杜鵑花。終不洽意也。

道光己酉。隨沈匏廬外舅榷稅九江。訪琵琶亭舊址。半已荒頽。時余用唐榷使英原韻。成二律。幾株翠柳影交加。寂寞荒亭未見花。斷碣尋詩舒倦眼。小舟破浪勝浮槎。雲來匡嶽山如畫。秋老湓城客憶家。此日

風騷更誰主。月明空自怨琵琶。浪齧濤翻剩此樓。煙籠遠水尚清幽。千年弔古無仙筆。儘日閒情有白鷗。
細雨斜飛多鷺鷥。大江東去足遨遊。蘆花楓葉蕭疏甚。依舊潯陽十月秋。外舅亦和二律。潯陽選勝此何
加。瑟瑟依然蘆荻花。動地干戈馳羽檄。兼天波浪泛星槎。賓筵間寂誰爲主。宦海飄零便當家。東去大江
西去月。照人清淚滴琵琶。眼前突兀見飛樓。杖策登臨逸興幽。臺榭荒寒辭壘燕。煙波浩蕩狎汀鷗。勞人
簿領風塵夢。老我江湖汗漫游。白髮青衫無限感。不關彈出四絃秋。幕中賦者甚衆。余再疊前韻。愛士憐
才豈有加。安排筆硯更栽花。唐權使置筆硯於亭。過客賦詩最有贈。那知露草埋雲地。曾繫詩人貫月槎。不盡濤聲悲落木。
無邊秋色屬誰家。白公仙去坡公杳。空聽江城板與琶。漫向當壚問酒樓。且拚雙屐更尋幽。舊巢難返僧
如燕。亭舊有僧主守。此來應客即去。古刹全荒佛對鷗。亭後奉關聖廟圯。樓中尙存大士像。一樣青衫拋別淚。百年幾輩不空游。江州猶自
傷淪落。我亦閒居易感秋。

隨園有二。袁子才隨園。夫人而知之。關中羅賢亦有隨園。其自記云。余闢地誅茅。偶有怪石。便疊爲山。偶
臨水。便濬爲池。偶折柳植而環之。有草不除。落花不掃。讀易其中。喟然嘆曰。隨之時義大矣哉。隨地而安
之。亦隨地而樂之。孔子曰。樂在其中矣。遂自號曰隨園云。

汲古閣前漢書翟方進傳。厥子堂而構之。注師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則子當築室。而御名夢棟以成之。御
名卽構字。下文。迺遣大夫下又注曰。淵聖御名。可知汲古閣用宋本。京師呼住屋爲宅子。默記閣詢仁問。

荆公出處曰。舍人何久召不赴。答曰。大人久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數至重。旦晚且來。不惟赴省試。蓋大人先遣來京尋宅子爾。又曲洧舊聞。宋次道家藏書多善。居春明坊。當時春明宅子。比他處儼置常高一倍。以士大夫善讀書者便於借置故也。

宋人詩。每以料峭對融怡。孔武仲云。春色著人寒料峭。日光生野暖融怡。華鎮云。景陽不放融怡色。密雨猶矜料峭寒。蓋料峭疊韻字。融怡雙聲字。

宋劉應時頤菴居士集僅兩卷。而詩味妙在鹽酸之外。陸放翁楊誠齋各摘其佳句爲之序。然不僅兩公所摘也。如世味淡無染。心源湛不波。山色綠自足。汀花細可描。縱云舉世無青眼。敢忘終身誦白圭。諸公有類。隨陽雁。此老方爲透網鱗。北堂花在親何在。幾對薰風淚海衣。柳色肯如衰俗眼。向人還似舊時青。拈出與賞音共之。

宋朱翌潛山集。刻於知不足齋。乃從永樂大典收輯。其原集數十卷。想已不傳。多用成語爲詩。後村詩話。亟稱許之。余獨愛其風流得見昇平瑞。氣味初無世俗香。杜丹次韻稍回妍暖曰。自喜埽盡積陰天。解顏從人指畫竹如意。假手爬搔松養和。滿地落花人病酒。一簾明月夜登樓。故人大半黑頭死。老子何妨白髮生。略無車馬閒猶好。粗有詩書家亦肥。何必蟠屈排冢也。

山陰鍾世俊能詩。僑寓鄞城。以錫工爲業。溺於市廛。時人謂之鐵隱。年七十餘。獨寄詩陳漁珊大令。五律。

二、七律一、常年初出宰，相送去延長。及我句方摘，而君帆已揚。波濤千里目，風雨九迴腸。此意憑誰遠，遙歸雁翱翔。莖髮都無黑，辛勤尙未休。雨中雙蠟股，秋老一羊裘。家窳兒偏嬾，身衰婦幸留。何時重聚首，別緒話綢繆。憶君西去路漫漫，回首光陰指數彈。雞黍十年勞遠夢，雲山萬疊隔長安。春深漢苑鶯囀曉，月落勾江雁唳寒。聞道官閑詩日富，可能桑梓念衰殘。

袁聽濤不知何許人，在河南獅子營旅店錄其七律。款款雙輪碾月行，水光人影馬蹏聲。郵亭近曉猶聞柝，灘路多歧每問程。露重漸愁征袂短，身孤翻喜客囊輕。扣轅喚醒與人夢，爲說朝陽樹杪生。

吾鄉戴文簡公敦元，少嗜酒，不拘小節，落拓里市，過目不忘。家貧不能購書，借讀於坊賈，官至刑尙，輒坐驢車入署，數十載一布被，歿後莫不欽公之清德。聞公數理最精，滿屋列小泥人，暇則爲之推算云。其成毀亦如人生死也。

夢蘅女史有維揚吟社稿，秋月云：幾點疏星環北斗，一行斷雁叫西風。秋霜云：古渡艷翻楓葉影，板橋迹認馬蹏痕。此豈十餘歲女子所能耶？後更長篇大作，幾不讓古。歿之歲，謂我豈獨能以小詞讓人數月詞又工，惜存者無幾。

滬水燕談錄咸平中，孫冕乞於江淮荆湖通商賣鹽，許商人於邊上入糧草，或京中納錢弔一年之內，國家預得江淮荆湖三路賣鹽課額，而又公私之利有十倍焉。此卽先課後鹽之法也。

漢京房傳。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註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辜。率相准如此法。此漢法之僅存者。放翁詩。阿囷音蹇。略如郎罷老。穉孫能伴太翁嬉。初不解。後閱履齋示兒編。閩俗呼父爲郎罷。呼子爲囷。乃知用方言也。元蔡廷秀送閩人之巡檢云。旌旗小小將軍隊。行李蕭蕭郎罷船。

旣齋詩。忽見草間長十八。衆人分插帽簷前。迺賢詩。忽見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簷邊。注草花名。聞卽牽牛。北人呼爲喇叭花者。

湯雨生。字汾。其先武進人。大父大奎爲臺灣令。與雨生父苴業俱死林爽文之難。雨生以廕爲雲騎尉。蒙阮文達賞拔。積官至樂清副將。能詩。善書畫。畫仿思翁。字亦學之。與予一見如故。咸豐改元。過余陶谷。慨論時事曰。賊至金陵。無可守者。惟有殉之而已。後金陵破。雨生賦絕命辭。從容自殺。其別墅獅子窟。藉古樹以爲墻垣。面對鍾山。流水環繞。殊有勝概。

侯青甫。雲松。上元人。嘗官訓導。善花卉。以所得潤筆分養親族。年已七十餘。金陵破。自縊死。其取畫資。有小詞二首。極風趣。

陶谷在儀鳳門內。爲陶貞白隱居之所。有六朝梅。天矯不羣。匝地如古松。梅實迥異尋常。中有落梅山房。余借自張子春司馬。句畱半載。樓三楹。藏宋刻書數十廚。外爲園。古木時花。牡丹最盛。亭臺樓榭。各有命。

名。余偕內子夢蘅女史。竟日填詞賦詩。長夏門外綠陰如洗。不知有紅塵十丈也。

湯子厚上舍。歐常之無錫人。博覽強記。精研金石。西雍外舅撰常山金石志。曾延爲草創。

先兄小米君。由廕爲水部郎。能詩善畫。常撰揚州畫舫詞百首。刻於玉雨堂叢書。

守閭者不識雙姓。往往呼徐揚爲徐。陸費爲陸。司徒爲司。乃讀石門銘。王生履之。可無臨淵之嘆。葛氏若存。幸息木牛之勞。當時之爲文章者。已如此割裂。

北方諺語。這一把子。陳高祖紀。帝討侯景。景望見不悅曰。一把子人何足可打。

兩唐白虎。宋亦有全州進士唐伯虎。見王翬隨手雜錄。

姜夔號白石道人。黃煒亦號白石。又錢文子號白石山人。不止香祖所記之雙白石也。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理或然歟。然我之所思。形諸彼之所夢。豈靈物亦託人以傳耶。道光庚戌。在江右。偕錢子師環訪古城南。得漢唐鏡數十面。於是益加搜求。八月十四之夜。錢子忽夢有古鏡。細字幾百。售於南昌縣市。醒以告余。次夕中秋。相邀閒遊於萬壽宮。估衣攤有鏡。一急視之。銘字迴環。乃八子九孫也。以青蚨百購歸。其地亦適相合。異哉。沈西雍外舅必欲得之。爲作得鏡圖記。以記易鏡。將鏡歸於百鏡軒。李寶之學博瑤繪圖題詠極多。寶之詩云。天邊明月圓如鏡。人間寶鏡光相映。時值中秋月更清。清光大來發高詠。成都太守志灑然。早賦歸與心不競。道出西江攬月華。婦翁解楊談清政。漢唐金石重摩挲。上下

千秋同訂正。聳鄉喜得鏡團圓。銘泐丹文制特勝。八子九孫兆吉羊。子午規方十二命。豐城劍氣舊如虹。物各有主緣有定。猗與退翁藻鑑照秋豪。矧有香奩唱和隨聲應。曰歸曰歸。試看西湖一鏡清。鸞舞龍蟠卜家慶。又陽羨程大令嘉杰詩云。成都太守雅嗜古。琴鶴歸舟趁柔艣。辦裝多貰薛濤箋。積俸先償馬援鼓。丈人一峰江上青。巴船下水快重經。繡衣使者今山斗。甥館論交有客星。滕王高閣薄城闕。勝友招邀踏明月。天上玉臺如許清。人間金鑑相逢猝。人天今夕兩團圓。手捧芙蓉思悄然。君是前身磨鏡者。開奩如遇舊嬋娟。鏡背銘辭四十五。刻之成文互飛舞。徑尺七寸圍二尺。權十六兩布指數。左龍右虎宜侯王。陰陽配合出尙方。八子九孫燕且喜。漢宮春曉窺新粧。自來物必聚於好。前宵預聽燈花報。錢郎恍惚夢見之一規。端正容光照。君不見長水詩中遺鏡篇。君平卜肆增芳妍。軸簾布卦仙平仙。又不見王家阿婦承恩偏。賜以蜀鏡值萬錢。傳紅洗翠顏色鮮。君自錦江來。金石供雕鐫。虛堂坐照涵青天。胡不載取奇字登几筵。集古錄附歐陽編。我欲從公借讀。一掃眼前無數之雲煙。英山金上舍泰調寄水龍吟。生平愛注蟲魚。青眸雲水光中洗。暫拋簪紱。西江月夜。玉臺雙倚。說夢挑鐙。尋詩側帽。錦坊花市。卻人間天上。一輪同滿。團圓變影。吟懷墜。細剔土花痕紫。認蟬聯吉祥文字。傳紅寫翠。那回春曉。六宮多麗。劫換滄桑。綠深金石。古歡重締。儘輸茶。數曲聳鄉佳話。付生綃繪。邵上舍建詞調寄月華清。蘋葉延秋。落花凝曉。一規如月初湧。載鶴人來。換取便分清俸。是何年巧鏤螭龍。想那日對飛鸞鳳。吟諷有連環銘語。尙方曾供。早向虛

堂懸影照九九峰頭錦城山聳。此夜團圓。圓到聲鄉。鴛夢護庭前。松栢幽姿。添階下。桂蘭仙種。珍重定冰壺瑩澈。更看高擁。

明顧汝和以端溪硯摹國學石鼓。嘉慶間。翁覃溪學士辨之。其辛鼓之首二字。從來諸家所未言。此硯爲新安曹竹虛侍郎所得。後轉入朱建卿助教家。曾借搨一過。硯亦仿鼓式。上下面周圍刻十鼓之文。精妙已極。適余購文五峰畫上海顧氏園林冊。卽裝其後。翰墨因緣。洵非偶然。

宋會要載於永樂大典。徐星伯太守曾鈔之。約余同爲編纂。星伯亡而此書散。

漢書西域傳。屬賓國。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註幕音漫。故俗謂錢之正面曰字兒。背面曰漫兒。口外馬轎。猶是元制。康里脫脫傳。武宗在馬轎中。望見其來。又見林兀兒傳。

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云。中古以來。說地理者多矣。或解釋經典。或撰述方志。競爲新異。妄有穿鑿。安處附會。頗失其真。後之學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謬論。莫能尋其根本。何義門批漢書云。作日下舊聞者。未讀小顏。是義門不滿於竹垞矣。

元陳基跋張彥輔畫拂郎馬圖云。至正壬午。拂郎之馬至。龍鬚鳳臆。八天廐。備法駕。又王逢詩。流傳駿骨八十載。始見拂郎天馬來。周伯溫近光集。西域拂郎國遣使進馬馭者。其國人黃鬚碧眼。服二色窄衣。言語不可通。以意諭之。凡七度海洋。始達中國。拂郎疑是佛蘭。

宋時邊將各有正副。宋郝質夫人墓誌。男惟幾。涇原路第六將。孫男珪。涇原路第五副將。吳珪墓誌。累功轉忠訓郎。權涇原第十二將。又云。轉秉義郎。擢本路第十二副將。與本傳異。

金玉田縣永濟務大天宮寺記。國朝故事。凡寺名皆請於有司。給授勅額。其異恩者。特加大字以冠之。元鈔版以銅爲之。四圍雕花甚細。中橫刻壹拾貫文。次又橫刻字號。外旁大字壹拾貫。下中都合同。尙有合同數處。爲青綠繡澀。惜僅存其半。未能辨識。

關中每歲打鹿。必行圍。相傳須俟見白鹿過。然後有鹿。否則無一鹿。白鹿項挂銀牌。乃唐物。已千餘歲矣。丙穴不一處。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蒼梧大江之南山。曰火山。下有丙穴。嘉魚出焉。四川石泉縣。亦有丙穴。出魚甚美。唐故同州司兵參軍上柱國京兆杜府君墓誌銘。姨弟尙書吏部侍郎鄭瀚撰。姨弟之稱。見晉王廙傳。廙王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石刻中絕少。

何炯傳。累遷南康王限內記室。張緒傳。王儉爲格外記室。限內格外。疑卽額外。額缺之類。明馬朴譚誤。引東方朔妻名細君。樊崇字細君。又烏孫公主劉細君。謂細君非妻之通稱。證以新出漢印王細君。益信。

馬鞭始制不用竹木。晉王敦請王澄。八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未之得發。又李昌符詠鐵馬鞭詩引。鐵馬鞭。長慶二年。義成軍節度使曹華進獻得之。汴水有字刻云。貞觀四年。尉遲敬

德字。

劉燕庭方伯。著有昭陵碑攷。聞底本在張松坪太守德容處。不知刻否。惜未寓目。余曾得豆盧墓碑。是豆盧寬之子。恐燕庭亦未備也。前在陝。於昭陵細加物色。無人知有此碑。存者已不及廿種。每經官拓土人必鑿損數十字。故全文日見難得。恐再過百年。各碑愈不可問矣。

高詹事士奇硯銘。丁巳己巳。凡十三年。夙夜內直。與爾周旋。潤色詔勅。詮註簡編。行蹤聚散。歲月五遷。直廬再入。仍列案前。請養柘上。攜歸林泉。勲華丹旻。勞勩細旃。惟爾之功。勒銘永傳。余喜其得紀事體。

宋趙抃傳。帝曰。聞卿匹馬八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東坡清獻碑。作一琴一龜。

唐語林。朝廷百司諸廳。皆有壁記。叙官秩創制。及遷授始末。原其作意。蓋欲著前政履歷。而發將來健羨焉。又元王克敬傳。拜監察御史。用故事往監吏部。選有履歷當升者。吏故抑之。可知履歷舊有。而不書於紅束。

始發者。相傳謂之破天荒。獨醒雜志。江西自國初未有狀元。紹聖四年。何忠儒始以對策居第一。故謝民師寄忠儒詩云。萬里一時開驥足。百年今始破天荒。又中吳紀聞。崑山自國朝以來無登第者。郊正夫嘉祐二年進士。獨破天荒。

金樓子。夏桀作爲瑤臺瑤室象牙之席。左太沖吳都賦。桃笙象簟。韜於筒中。向見粵東有以象牙裁片。細

綴涼軟。編如竹席。極爲侈麗。桃笙、東坡亦云竹簟。五總志：桃竹出巴渝間。六朝人謂簟爲笙。

麓堂詩話：有無名氏紅梅詩，押牛字，曰：錯認桃林欲放牛。蛺蝶詩，押船字，曰：跟箇賣花人過船。余少年喜用難韻，和王惕甫茉莉花詞，押鹽字韻，點茶消得汗餘鹽。又羅字韻，金錢買得誇豪富，別有溫柔勝越羅。

用粵東茉莉帳故事

又強字韻，大南強勝小南強。又荷字韻，此是人間六月荷。

道光甲辰，整屋耕夫於西略峪河中得晉歸義侯金印，獅鈕爲俗子所毀。孫桂山二尹僅拓得之，印方六分。文曰：晉歸義叟侯。

百日禮懺追薦亡者，大江以南行久。宋王銍默記：李後主手書心經，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廷出其經以資薦，且自書於後，曰：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檢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

左太沖吳都賦曰：乘蠶龜鼈，劉涓子注：蠶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產於海濱，嘗見閩浙製爲蠶醬，云其味最美。蠶醬之名，見武林舊事。

蝦蟇大者能土遁，覆於盆下，夜必失之。張世南游宦紀聞：謂成都人最貴重以料物和酒炙之，曰炙蟾。親朋更相餽遺，余在川，絕不聞有嗜此者。

游宦紀聞：宣和殿有玉等子，以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則以等子比之，高下自見。又有金等子，亦此法。

金玉雖玩好之物，均不及古人品鑒之精。

關午亭外舅，由工部郎任正定守，望誤捐復，選補大理，秩滿引疾歸。公爲晉軒公之元子，以廕入官。山水做麓臺，兼善花卉人物。余娶公弟三女，書畫緣深，情好遂契。長於盛夏，侍公點染，故藏弄最多。公在滇南，曾寄點蒼圖，題詩四律，寄余京師。余於咸豐癸丑南歸，公先一年歿，有詩二冊，亟欲刻之，而不得其稿。宋晁以道曰：人材之於世，譬於名方靈藥之於病也。世之集名方儲靈藥者多矣，然不肯先疾而備。至於疾旣彌留，乃始閱方書而治藥材，不如見成湯劑爲應所須而取效速也。嗟乎！誰能以此告有位者，早爲國家人材計耶？

本朝家法最嚴，雖內臣奏事，主上不冠則不進見，故晝除冠，則有小內侍捧立於旁。盛暑見臣下亦不用扇，俟一起畢，召見一人稍揮數扇，仍納於袖，再見一起。

元怯里馬赤，漢言通事也。阿塔赤，漢言羣牧所官也。薩都刺者，漢言濟善也。葛邏祿氏，譯言馬也。只孫宴，只孫華，言□色衣也。元太祖乎耶律楚材爲吾圖撒合里，吾圖撒合里者，謂言長髯人也。松雪齋詩注，討來國朝語，謂免也。

說苑，魏文侯謂西門豹曰：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於朝章掌故也。明於兵刑錢穀也。非若後世之明於趨承應對也。明於舞文弄法也。嗟乎！學問不講而廉恥喪，廉恥喪而官不足輕重矣。

杜預表伐吳曰。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裴秀傳。秀薨。其友人料理其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人但知預而不知秀。

宋王邁臞軒集。有七律四。皆注曰。用進退韻。其韻□豪和高柯□評庭兄星。鑾難間瀾關。高敖頗逃何。二首由豪至歌。一首由庚至青。一首由寒至刪。蓋取兩部之相近者。以是爲進退也。

北地薪炭昂貴。多拾馬糞熏燒。灤京雜詠。氈房納石茶添火。有女蹇裳拾糞歸。

柯敬仲宮詞。千官一色眞珠襖。寶帶攢裝穩稱腰。灤京雜詠。馬上琵琶仍按拍。眞珠皮帽女郎回。玩齋集。上京大宴詩。鳳簇珍珠帽。龍盤錦繡袍。只孫元制極爲貴重。非上賜不得服。周伯溫近光集。國家之制。乘輿北幸上京。歲以六月吉日。命宿衛大臣。及近侍。服所賜只孫珠翠金寶衣冠腰帶盛飾名馬。清晨自城外。各持綵仗。列隊馳入禁中。於是上盛服御殿臨觀。乃大張宴爲樂。名之曰只孫宴。只孫華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詐馬筵。

長樂未央玉璽王逢賦。陰文小篆雲漢章。盤螭作鈕徑二寸。則天皇后玉璽。

見稽溪集

董賢玉印。程魚門作歌。

云。龜銜方鈕二寸盈。大司馬董不記名。趙健仔玉印。歸粵東潘氏。衛青玉印。爲元姑蘇陸友仁藏。揭曼碩詩。白玉蟠螭小篆文。姓氏識得衛將軍。蓋秦以上皆用璽。漢以後方刻印。而玉之流傳不多。或由易於改毀。如王逢詩云。皇朝內府多舊璽。蓋昇太師。後至元伯顏丞相作鷹陰也。

黃潛日損齋稿。灤陽邢君隱於藥。製芍藥芽代茗飲。號曰瓊芽。先朝嘗以進御。詩云。千載茶經有遺恨。吳儂元不過灤河。

晉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父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劉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削一月。以肅其違從之當。今聖明在上。士大夫家除服。竟有請客設宴。羣往賀喜者。余謂應依劉隗嚴禁。并治以罪。庶幾禮教不至廢弛。禁冒籍。始於唐開元十九年六月六日。敕諸州貢舉。皆於本貫。不得於所在附貫。宋史紹興十七年。以舉人多冒貫。命州縣每三歲。行鄉飲酒禮。以貢士二十三年申嚴。冒貫請舉法。

劉生椒輔字贊廷。江蘇甘泉人。世居縣之邵伯埭。幼孤。母薛氏茹苦撫教之。從學舅氏薛太史鳳翔。未冠游庠。性聰慧。經義外。於分隸書鐵筆。繪事靡不嫻習。仿元宋人物。氣韻尤古雅。然不多作。故流傳絕少。入鄉闈。屢薦不售。年未五十。潦倒以終。上元方伯雄觀察。幼寓埭上。從君游。故藏君畫。余於觀察寓齋。見其所作香山消夏圖。深得老蓮筆法。因詢知梗概。而惜其湮沒不彰也。

唐子畏桃花庵圖。絹本。高九寸五分。長幾及丈。峰巒竹樹。點染精細。廣廈長廊。兩人對坐鳴琴。童子移花而至。春水溶溶。桃花亂放。神仙蹊徑。不啻直入武林源矣。末題。長洲惠茂卿善鼓琴。別號桐庵。清醇雅調。

善與人交。是日雪壓竹窗。香浮瓦鼎。請其再一鼓行。僕雖非延陵季子。洋洋盈耳。必能知君志趣所在。正德辛巳夏五月端午後二日。晉昌唐寅畫於桃花庵之夢墨亭。朱文南京解元印。後有文休承題云。唐先生伯虎名寅。姑蘇人。負俊才。能文工詩。翰墨極精。與先君衡山公游。公以其書示刺史曹公鳳。鳳奇之曰。此龍門然尾之魚。不夕當化去。已而果得解。北試復掇會魁。放榜後因一俗子關節殃及。先生不置辯。竟至黜落。悵悵浪跡江湖。都宿僧房妓館。晚年奉佛。潛心聲律。此圖正其得意之作也。卽桃花庵先生摹寫一段。別業景致。三十年來。惠君所藏。不識幾易主人矣。展卷不勝今昔之感耳。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又三日。文水道人文嘉記於居士山莊。此段小楷極精。

雲溪外史畫冊。宣紙本。共十頁。水墨青綠相間。較余所收摹古山水冊。更爲秀韻天成。靈趣溢於楮上。是蔡友石太僕世松所藏。第一頁題云。端木爲余言。楚山渾厚。與吳山平遠不同。極似董北苑。蓋北苑有瀟湘夏口二圖。楚山粉本也。第二頁題云。金光閃天半。木葉如黃雲。旌幢紛來下。恍見雲中君。楚楚閣望。隔牆黃葉。第三頁題云。楊子江中。渡楊子雲帆。圖裏指雲帆。江山雲霧楊子歸帆圖也。第四頁題云。秋夜與端木南星諸子。立東皋柳汀月下。屬余圖之。并賦五言索和。草徑過橋汲。晚煙橫秋叢。深柳夾空渠。月華貫其中。笑言清光下。響答依吟蛩。行穿暗樹影。立盡豆花風。壽平第五頁題云。龍潭江口。望鐘山。空翠藹然。楊子雲帆東下時。曾有詩記江行勝地不。戲圖此問之。第六頁題云。楊子北郭尋秋。有悠然見山之意。

第七頁題云。老樹倚欹石。古根綴虛廊。落葉到空井。寒翠侵半牆。松鼠下煙蔦。竹鷄穿荒岡。半亭棕櫚陰。其下俯滄浪。過橋望春曉。碧瓦浮輕霜。高吟秋樹底。坐攬清翠光。端木新構秋。接根軒傍架。一楹顏曰半亭。以收東隅之勝。因爲圖而系之以詩。第八頁題雲。曉雲江岸看。京口江山雲煙吞吐。米家父子一生得力處。予以僧繇沒骨法求之。似有合也。端木屬予畫京口雲山。拈此索笑。山堂雨後。壽平第九頁題云。紫藤花下峰西閣。東臯勝處也。南田第十頁題云。春雨圖。癸亥春。南田壽平畫。東臯春曉閣。望隔池波岸。隱然深崖礪道。南嶽山莊聽雨時也。

凝禪寺碑。居士趙融歎曰。螻蟻無夕命。椿柯亦凋零。神飄生滅境。如雀飛空瓶。元李存時留世。但知瓶有雀。余輓人詩云。雀瓶空躍本非真。

侯鯖錄。今人言心中不快爲心曹。北方時有此語。而不辨曹字。

燕王爲慕容翰造可手弓。註可手便手也。今俗稱物之合用者。皆曰可。菜則可口。衣則可身。皆有來歷。石田著色山水卷。高八寸。長六尺餘。絹本淺著色。平淡古朴。老筆紛披。是石田晚年之作。張茶農深跋云。無一筆仿古人。卻無一筆不與古會。畫中之佛。庶幾近之。

衡山溪山清遠圖卷。高一尺。長八尺。冷金箋。園中林木聳秀。兩人溪邊對語。茅屋數椽。小童遠遠渡橋而至。極有逸致。乃文畫之最佳者也。

晉宣帝拜慕容廆曾祖慕護跋爲率義王。劉曜拜苻洪爲率義侯。此見於史者。余有晉歸義羌王。晉歸義胡王等印。方寸許。馬鈕銅質。極堅。

漢五鳳鏡。爲張子春司馬築池所得。余親見之。冶造極精。青翠可愛。五鳳二字尤清楚。真漢鏡最古者。兵燹之餘。未知尙在人間否。

祝枝山書懷雪賦卷。白宣紙本。引首許初八分書。臥雪高風。係正德五年。京兆爲吳門袁氏始祖懷雪公作記。文與字俱入高古。後失之。萬歷己卯。袁德門進士復購得。有文嘉李模彭行先題跋。至國朝再失去。袁振之又贖回。經汪琬彭璫顧汧諸先生重跋。傳至袁又愷上舍。卽五硯樓之主人也。嘉慶己酉。錢竹汀詹事題後云。京兆生於天順庚辰。作此書。年已五十。有一筆法溫潤。如鍼裏綿。真得蘭亭丙舍之神髓。世俗但以狂草奇險目視祝書。殆未識廬山真面乎。



雙 塵 譚

正 續

胡 承 譜 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隻麀譚卷上

清 元峯胡承譜著

學校官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願與太子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考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元朔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詔。于是丞相宏。請爲博士置弟子員。儒林傳所載。其紀功令也。詳于取而略于教。不過開利祿之途而已。明經而志青紫。教子而擬籀金。孰知古者爲己之學哉。倘以仲舒爲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于世。則學者興于禮義。豈止彬彬文學之士乎。

橫革直成

成相曰。禹敷土。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臯陶。橫革直成爲輔。注云。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言益臯陶之功。橫而不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按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于盤盂。陶卽臯陶也。化益卽伯益也。真窺卽直成也。真字與直字類橫革卽橫革也。皆禹輔佐之名。之交二字未詳。世本化益作井。宋衷云。伯益。王伯厚困學紀聞。內載此條。亦未置辨。豈以古來文宇。魯魚豕亥。旣久。或多傳訛。雖博物君子。不如闕疑與。

俗語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難爲人出表記。生活出孟子。家數出墨子。分付出漢原涉傳。交代出蓋寬饒傳。多謝出趙廣漢傳。告示出荀子。布施出周語。行頭出吳語。相於出晉后妃傳。料理出王徽之傳。長進出和嶠傳。功夫出王肅傳。手下出太史慈傳。本分出荀子。本色出唐劉仁恭傳。商量出易商兌注。家公出莊子。謂主人也。收拾出光武紀。罷休出史記孫武傳。慚愧出齊語。安排出莊子。見在出蕞人注。孩兒出書康誥注。老境出曲禮正義。可人出雜記。主人公出史記范雎傳。小家子出漢霍光傳。不中用出史記外戚世家王尊。十八九出漢丙吉傳。年紀出光武紀。雜碎出仲長統傳。若干出禮記曲禮。冗長出陸士衡文賦。無狀出史記夏本紀。生熟出莊子。有瓜葛出後漢禮儀志。新鮮出太元。本貫出晉江統論。十字街出北史李庶傳。見錢出漢書王嘉傳。

櫺星門

學宮紅門。世傳爲櫺星門。未知所出。張列夫曰。舊留京國子監聖殿紅門。每扇最上雕空窗櫺九條。下勻列圓點三層。每層其數九。遠望若攢星。櫺星名義或取此亦未確。據毛萇詩序。絲衣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詩也。杜佑通典註。靈星龍左角北爲天田。甘氏星簿錄。右角南爲天門。則靈星之象爲天門。因謂之櫺星門。古靈與櫺通。以櫺名門。故加木也。馬貴與通考。宋紹興中。郊祀前一日。皇帝入齋宮乘黃。令進玉輅于太廟。櫺星門外。櫺星門始見此。聖殿之有櫺星門。蓋尊聖門如天門也。

紙錢

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按紙錢始于開元二十六年。王嶼爲祠祭使。祈禱或用紙錢。類巫覡。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有上陵之禮。蔡邕議以爲禮有煩而不可省者。舊唐書開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禮。永爲常式。寒食野祭。蓋起于此。朱文公謂漢祭河。用寓龍寓馬以木爲之。已是紙錢之漸。唐范傳正謂惟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本朝錢鄧州。按鄧州乃錢若水不燒楮鏹。呂南公爲文頌之。浸淫既久。上下通行。幾若祭祀非此無以展敬。亦不溯所由來矣。倘有通典故。而效魯公先賢輩之所爲者。則雖愚賤必羣起而非之。以爲狂悖而不可訓矣。

錢陌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爲陌。漢隱帝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

偶年俗忌

北史。李繪年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偶年之忌。始見于此。

三代鼎彝

三代遠矣。鼎彝之傳。至於今者絕少。或幸而傳。多損缺。勢使然耳。今好古者。必欲其完。殊可笑也。其間自有一種黑色。而文藻精細者。皆宣和間禮製局依倣而造。今人見其完備。乃以爲三代物。尤可笑也。余嘗得三代器之不完者。其饗養一羊首。瑩如綠玉。其傍乃黃銅耳。蓋古鑄器用黃銅。歲久自然丹碧。其元質

不變者。止黃銅耳。後乃用藥染薰染而成。殊失古意。

玩古三說

古物之興。由來尙矣。魯榑衡柯。夏璜殷琥。封父之繁弱。鍾叔之離磬。此見于三代前者也。任后爭鬻尊。樂大辨齊器。寶憲取中父鼎。此見于三代後者也。然則物古皆足玩與。曰非也。未古貴真。已古貴精。

玩古之病。一在于好其名。一在于強爲解。夫漢之爲言會也。古以美玉爲死者之含。莊子所謂死何含珠是也。或曰汗也。玉入土久則汗出而班。賴今訛其音以爲漢。豈非漢則無玉乎。商之訓嵌也。刻鑄也。鄭箋所謂鵠金飾貌是也。今昧其義以爲商。豈非商則不飾金銀乎。碧盜見鄒陽賦。花盜見宋廣平語。越窰翠色見魯望詩。今釣奇者以爲始于柴世宗。誤矣。瓦無硯理。而詎而託之。曰未央宮。曰銅雀。宣德無焚庫鑄鑪事。而睥而見之。曰宣鑪。又誤矣。此所謂好其名也。括異志曰。銅入土千年而青。今見啓禎嘉萬錢。才百年。已如翠。曾者何。青箱志曰。書畫千年而絕迹。今見韓滉畫五牛。顏魯公自書告身。雖千年赫然新者何。志林曰。世無真玉。而煢於火者方是。然尙書云。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者何。此所謂強爲解也。

或曰。古物奚用。而子若是其重之。曰。有用之用小。無用之用大。鳳不司晨。麟不服軌。鼎不烹飪。固不可賤也。曰。博古有圖。將循是以迹之與。曰。此函治氏所謂獨知之貨也。其不可傳也死矣。圖譜造于宣和。南渡後。物已淪于沙漠。烏乎循。然則子何獨玩之。曰。好生解。解生悟。悟生悔。悔生懼。懼生辨。辨生疑。疑生虛。虛生明。八者缺一不可也。然則今之升輿。溲度。華几者。皆非古與。曰。是何言也。制科百年。而謂其無真才也。

固不然。然則古物存者幾何。曰。物隨年古。今與古環流無窮。則亦環流無窮也。然而古弇今削。古繁重今輕。諺古疇而廉。今疇而掣。古奇核而攢。今薛暴而墮。替今以往。共佻巧僥變。又不知其何所極也。是三說也。余蓋聞之隨園主人云。

古硯

端溪下岩舊坑卵石。黑如漆。潤如玉。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異形。石居水底。須千夫掘。水汲盡。深入穴中方得之。此品南唐時已難得。唐吳淑硯賦。所謂點滴青花是也。故名青花子石。今訛爲青花紫石。李長吉詩。已訛作紫字。其實未嘗紫也。端溪中岩舊坑石。色紫如新嫩肝。細潤如玉。有眼。小如菉豆粒。純綠色而無暈。或有綠條紋。或白紋如線。蓋豎而圓者爲眼。橫而長者爲條紋。此種亦是卵石。外有黃鑲包絡。叩之無聲。磨墨亦無聲。久用鋒鋌不退。不假磨礪。今此坑取之亦竭。而中岩新坑。色淡紫。眼如雛雛。眼大。重暈而緊小。其瞳如人狀。石老者。叩之有聲。嫩者無聲。磨墨則微聲。世人見其希有。未嘗見古研。遂目爲下岩舊坑。不知此去下岩已低三等矣。金星。乃是萬州懸金岩金星。石色漆黑。細潤如玉。隱隱金星。水濕則見。乾則否。發墨如汎油。無聲。今萬崖亦已取盡。如得之。不減端溪下岩。歛溪龍尾舊坑。色淡青黑。湛如秋水。並無紋。以水濕之。微似紫。乾則否。細潤如玉。發墨如汎油。並無聲。久用不退。鋒或有隱隱白紋。如山水墨雲月異象。水濕則見。乾則否。此亦是卵石。故難得。大者極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硯。就其坏也。或有純黑如角者。東坡最貴重。今得之。不減端溪下岩。除端歛二石外。

惟洮河綠石。北方最貴重。綠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岩。然石在臨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爲無價之寶。耆舊相傳。雅知有洮研。然目所未覩。今有綠石洮者。多是濼石之表。或長沙谷山石。濼石潤而光。不受墨。堪作砥礪耳。荆襄鄂渚之間。有團塊黑玉璞。正與端溪下岩黑卵石同。而堅縝過之。正堪作研。

朱青川曰。予往在漢皋。見先生手用硯板。有雛雛眼二。一在面。如菉豆大。下通底。一在橫旁。背鐫銘三十二字云。而飛而墜。不而害。而以妃而眼。二從二而。執玉奉盈。后其式而。乾隆庚辰。韵仲氏銘。蓋端溪中岩新坑石。發墨無比者也。今藏余族侄德甫處。

骨鯁湯火咒

褚石農堅瓠集云。凡骨鯁者。以碗水虛空。用手指寫。天上金雞叫。地下草雞啼。兩雞并一雞。九龍下海。喉嚨化如滄海。二十五字。口誦七遍。飲此水。愈骨鯁。又書鳥飛龍下。魚化丹邱八字。亦佳。治湯火咒云。龍樹王如來。授吾行持北方壬癸禁火大法。龍樹王如來。吾是北方壬癸水。收斬天下火星辰。千里火星辰。必降。急急如律令。手握真武印。吹之。用少許冷水洗。雖火燒成瘡。亦可療。爲人拯治。輒效。出行念儀方二字。可却蛇蟲。念儀康二字。可避狼虎。念林兵二字。可避百邪。夜行念主夜神咒曰。婆珊婆演帝。可避惡夢。又渡江河者。朱書禹字佩之。可免風濤。凡此皆古人身試之而效者。書此以備用可也。

說儲奇疾

說儲云。世之奇疾。都不可曉。有身漸縮小。卒成小兒者。宋呂縉叔有忽不識字。數載方復者。松滋令姜愚有視直物皆曲。弓絃界尺之類。畫如鉤者。宋時女子犯設逢盧扁。不知何以療之。噫。觀於此者。可見古今之遠。宇宙之大。怪怪奇奇。何所不有。如蟄夫之手足偏枯。猶未爲奇也。不逢盧扁。那有醫藥。人何不可以義命自安哉。

禽獸通呼

陳澧禮記集說註云。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如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是也。然虞書后夔云。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而下節則云。余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以百獸包鳳凰。幾見鳥之不可通曰獸哉。

哥字異稱

顧寧人曰。唐人稱父曰哥。舊唐書王琬傳。元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元宗子棣王琬傳。惟三哥辨其罪。元宗行三故也。又元宗與寧王憲書。稱大哥。是唐宮中稱父稱兄皆曰哥。甚矣其名不正也。聞楚語。稱兄曰况。弟曰弟。涇溪頭諺語。呼兄曰大。無過漢楚語。兄字增偏傍。弟字減頭。義皆無取。涇諺從大。亦是主敬。尙未至如唐人名之不正也。旌德廟首江邨諺語。呼母曰姨。嘗同呂秉儒同年。集京邸偶述各鄉諺語作笑談。秉儒曰。此諸公誤認呼姨耳。吾鄉並非呼姨。乃詩經靡依非母之依耳。諺語果如是。其近古耶。其信然耶。又旌涇稱母。亦曰阿姐。此與稱父爲哥何別。

文章科目

唐宏詞之論其傳于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制舉之策。其書于史者。唯劉蕡一篇。可見文章之傳否。不在乎科目之得失也。按王應麟初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沾名譽。得則委棄一切典章制度。漫不省。非國家所望于通儒。于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佑四年中是科。後弟應鳳亦中是科。此卽昌黎所應之詞科也。李燾傳。子屋試賢良方正極諫直言科。燾素謂唐三百年來。不愧此科者。唯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果。其友晁公邁以書勉之。燾答以當修此學。必不從此舉。旣不克躬試。命二子屋塾習焉。至是吏部尙書汪應辰薦屋可應詔。故有是命。此卽劉蕡所應之制科也。人多混而莫辨。

文選學

李善精于文選。爲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江南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詩。以爾雅天雞有二問之主司。其精如此。故曰文選爛。秀才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經。而文選之學廢矣。按舊唐書儒學傳。初江淮間。爲文選學者。本於曹憲。而李善等繼之。按蕭至忠傳。嘗出太平公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于蕭傳。此用潘安仁西征賦語句。司馬公作通鑑。改曰。非所望于蕭君也。便是不知出文選。宋景文則自言手鈔文選三過矣。按文選安陸王碑云。弈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弈秋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弈之人。註謂儲蓄精思。非也。

子思壽考

通鑑載子思言苟變于衛侯。在安王二十五年。大事記云。去孔子沒已百有三年矣。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此時尙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于壽考乎。又按言苟變事。出孔叢子書。自不可信。又云。三代世表。稷契皆爲帝嚳子。堯亦帝嚳子。左傳正義曰。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案絳則舜五世從祖也。而及舜共爲堯臣。堯則舜三從高祖。而妻其女。皆史記中之最可疑者。此王應麟困學記聞。所以有史記正訛一卷也。識者辨之。

宰予

宰予與田常作亂。楊龜山曰。田常爲亂于齊。齊君蓋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爲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闕止字子我者。死于田常之難。是必傳之者誤。而爲宰我也。又按洪景盧曰。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于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以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于田常可見矣。此虛會爲尤妙。按因闕止字子我。與宰予字相涉而誤。亦索隱之言。而龜山氏特暢發其旨耳。

四皓碑

任昉著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考高士傳。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金石錄。右四皓神位神胙几刻石四。在惠帝陵傍。驗其字畫。蓋東漢時書。按此一條云云。雖伯厚亦爲所欺矣。又按惠帝

時並未設立司徒官碑。稱夏黃公爲惠帝司徒。尤可笑。任昉據此以爲人臣賜葬之始。與趙家屠岸賈事正相類。向疑爲史公釣奇之作。非實錄也。善乎隨園太史之言曰。高祖謂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不可搖動。其言尤可疑。四皓無碩德重望。夾輔東宮。苟搖動之。彼塚中枯骨。何足介意。呂后時。產祿封王。惠帝搖動者數矣。不得已而痛飲求早崩。爲可悲也。四皓安在。羽翼又安在。然則四皓何如人也。史遷好奇。于留侯傳曰。滄海君曰。力士曰。黃石公曰。赤松子曰。四皓皆不著姓名。成其虛誕飄忽之文而已。溫公作通鑑刪之。宜哉。宜哉。

東林原委

故明時羣社紛起。而以復社爲東林宗子。咸以其社屬焉。若幾社、應社、開社、澄社、徵書社、南社、則社、大社、席社、雲簪社、羽朋社、匡社、讀書社。統合于復社。而總以東林爲幟志。方東林之盛也。莫不砥礪磨礪。扶正斥異。以剛介節烈爲重。以禮義廉恥爲貴。而及其雜也。或廝養囊下。而託名都講。或投足要津。而寄籍聖賢。或斥逐竄歸。鄉里不容。而竊吹草堂。以洗其垢污。或鄉賢名宦。物議沸騰。而謬依衆正。以希夫俎豆。逮其變也。羣小集矢。造言謗傷。鉤黨成而門戶判。於是有齊黨、楚黨、浙黨、崑黨、宣黨、秦黨、趙黨、鄒黨、孫黨、東林黨之目。因而作百官圖。作前鋒後勁榜。因而有天鑑錄、同志錄、雷平錄、蠅蚋錄、薤稗錄、點將錄、蝗蝻錄。而又有續點將、續蠅蚋。並七錄。而盡歸東林。于是薰蕕並器。雅鄭同聲。清流亦濁矣。阮大鍼名在東林。周之夔注名復社。大鍼露刃以殺東林。之夔反戈以攻復社。其他或開門揖寇。或勸進賊廷。或投名受職。或

暮楚朝秦。論其人品。則死有餘辜。誅不勝誅者。皆東林之孽也。高忠憲公攀龍。嘗謂君子一點恥心。被馮道滅盡。一點畏心。被王安石滅盡。嗟夫。獨馮王也哉。

廷杖故事

亡明故事。凡杖者。以繩縛兩腕。囚服逮午門外。每入一門。門扇隨闔。至杖所。列校百人。衣襍執木棍林立。司禮監宣駕帖訖。坐午門西墀下左。錦衣衛使坐右。其下緋而趨左者數十人。須臾縛囚定。左右厲聲唱喝。閣棍。則人持棍出。關於囚股上。喝打。則行杖。杖之三。喝令着實打。或伺上不測。喝曰。用心打。而囚無生理矣。五杖易一人。喝如前。每喝環列者羣和之。喊聲動地。聞者股慄。凡杖以布承囚。四人舁之。杖畢。舉布擲諸地。幾絕者十恆八九。司禮監錦衣衛使既分坐左右。烈校行杖之輕重。必察二官之話言。辨其顏色。而點者則又視其足。足如箕張。囚猶可生。靴尖一斂。囚無生理矣。而諸惡少年之習行杖者。縛草爲人。二一置磚其中。一紙裹其外。俱以衣覆。杖置磚者。視之若輕。徐解而觀。則磚都裂。杖紙裹者。視之極重。而紙如故。能如是。則入選。成化間。猶用厚棉重毡。正德逆瑾用事。則盡褫衣。至于御史枷項。祭酒枷項。侍郎尙書枷項。又其刑之輕。而辱之小者矣。君子論明事至此。未嘗不嘆二百七十餘年之享國爲獨幸也。而不知者。且以爲收養士之報何也。

金子駿墨蹟

家文濤姪。齋頭藏有明季金子駿墨蹟。不知得之何地。是赴南京時。與家人書。書用奏本紙。紙久而將腐。

其文以郡人萬不可復多事。欲到南京見當事。及江南百姓爲言。又云。夢中夜夜惟夢大兄及二叔父。再夢見父母二度。總因父母二柩未葬。以此係念。爾等再不必遠避。只歛寂坐家中。一切禍福。安心順受之可也。慈生送無易師處爲僧。此我數年前本心。繼昌外甥隨我到南京。一路盼不見一親人。家中可設法銀一百兩。與公臺兄各五十兩。萬一無銀。可分田十畝與之。家中有事。留相賢在家答應。發進祿待信下來一行。如相賢無事。相賢來更好。我下面事易處。十月初八日南京字。大兄長生慈生二叔父等同覽。計共二十有二行。共三百七十字有零。是其從容就義。視死如歸。既熟察于天人時勢之交。亦詳審于人我生死之際。微特綱常大義。持之甚嚴。卽家庭細故。亦言之必盡。俾讀之者。誦其音良悲。而又並無噍殺。玩其志甚苦。而又不爲激烈。是蓋集古今來忠臣義士仁人孝子之大成。以優入于大聖大賢之域。而爲有明二百七十年來一完人也。又聞公偕諸生江天一。歙縣諸生。字文石。同公講學里中。同行過蕪湖。天一突至閔遵古家。遵古字無作。歙縣人。與天一同補諸生。家落僑居蕪湖。遵古亟呼家人作雞黍進酒。因嘆息不得一見金先生也。天一邊索敗紙筆書數字授遵古。東金公時餘敗紙尺許。因作一百三十三字。遵古以錦軸裝潢之。藏于家。公之此書。或亦其時耶。何遵古當時莫之知。亦越于今歷百四十有餘年。而爲文濤姪珍藏之。又令元峯老人及身見之。耶。元峯曰。此希世之寶也。慙慙文濤。亟學遵古以錦軸裝潢之。

蘇公碑

用脩謂古碑有神物護持。因引唐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斷裂。正德中劉遠夫御史謫爲浦城主簿。訪出

以鐵釘之。復爲完物。按萬歷六年。河南李蔭尹宛平。擣小軒廊西隅于礎石得之。因以古墨名齋。碑字可辨者百十有九字。首篆有唐故雲三字。黎明表爲作記。斯與石鼓文當爲燕二寶。惜其出晚。用修無由觀之耳。吾涇曩有趙子昂書蘇公碑。書法遒勁。比美道教元教二碑。突過松雪齋諸法帖。歲久埋學宮中人罕有知之者。後于每夕忽無故放光燭天。里人驚火趨視。從光處掘之。乃得是碑。洗刷遂還故物。神物護持。不信然與。

石辨

靈壁石出濠州。靈壁縣。其石不在山谷深山中。掘地乃見。色如漆。間有細白紋如玉。然不起峯。亦無岩岫。佳者如菡萏。或如臥牛。如蟠螭。扣之。聲清越如金玉。以利刀剖之。略不動。此必能收香。齋壁中有之。則香雲盤旋不散。不取其有峯也。僞者多以太湖石爲之。蓋太湖石亦微有聲。亦有白脈。然利刀剖之。則有屑。太湖石出平江太湖。石人取其材。或高一二丈者。先雕刻置急水中。舂撞之久。如天成。或用煙熏。或染之色。亦能黑。微有聲。宜作假山。東坡小有洞天石。石下作一座子。藏香爐。引竅正對岩岫間。每焚香則煙滿岫。今在豫章郡山谷家。其家珍重。嘗與告身同置一篋。英州出石如銅鑛。聲亦如銅。倒懸生岩下。以鋸取之。坎底有鋸痕。大者或七八尺。起峯至二三十。亦几案奇玩。甚可愛。枯燥者不足賞也。道州石。亦起峯可愛。但石麓又枯燥之甚。且體脆不任舂撞。融州有老君洞。所出石。亦起峯。粗燥體脆。又甚于道州。川石。奇聳高大可愛。然人力雕刻後。置急水中舂撞之。其色枯燥。桂州石。靖江府所出。雖出自然。

而色不佳質粗。或有玲瓏者。雅宜置之花檻中。他無所用也。邵石寶慶府所出。色黑多。以作博棋子。或刻作筆架。並無自然峯巒。

印章

印章文字。非篆非隸。非不篆隸。別爲一種。謂之摹印篆。其法平方正直。繁則損。少則增。與隸相通。然一筆之增損。皆有法度。後世不曉。以許氏說文等篆。拘拘膠柱而鼓瑟。至好自用者。則又杜撰成文。去古益遠。故漢晉以後。謂之無印章可也。印章莫難于刀法。章法次之。字法又次之。章法字法俱可無學。而至惟刀法之妙。如輪扁斲輪。傴僂承蜩。心自知之。口不可言。漢晉印章。傳至于今。不啻鍾王法帖。何者。法帖猶藉工人臨摹入石。非真手跡。至若印章。悉從古人手出。刀法章法字法燦然具在。真足襲藏者也。余每把玩恍然。使人有千載意。印固須佳。印色復不得惡。譬如虎邱茶洞山芥。必得第二泉煮之。又如精毫非得妙墨。亦不能佳。印章興廢。絕類于詩。秦以前無論。蓋莫盛于漢晉。漢晉之印。古拙飛動。奇正相生。六朝而降。乃始屈曲盤迴如繆篆之狀。至宋則古法蕩然矣。

祝枝山跋宋三大家墨妙

祝枝山云。夫書心華也。亦性靈也。苟心華性靈之不超。則下筆自沾塵氣。曷所貴乎。乃宋代蘇米與黃書。開一代之奇名。擅千秋之盛。每有傳流。無不珍惜。如連城夜光。此非超羣絕俗之才。烏能有此耶。是書爲三公合璧。尤覺迥異。向藏于尹殿撰。殿撰欲求守溪先生文。餽以金玉厚幣。先生固辭不受。殿撰因出是

卷贈之。先生喜甚。寶愛過于球璧琅玕。余也素知其事。迄今二十餘年。未敢有請。亦知先生之珍愛鄭重也。一日公邀余翫牡丹。先生歡甚。余得婉辭道之。而先生亦不爲吝。遂以出示。覽三賢墨妙。殆非人間所得者。拜觀殊覺花神香銷色褪。奇哉。余遊于先生之門。蓋亦有年。所見所聞。亦云不少。及見此卷。令人恍然若失。所謂觀乎海者難爲水。不其然乎。正德十年。歲在乙亥。春二月望後二日。枝山允明謹按此卷。首爲東坡老人蘇軾墨蹟。書遊惠山詩。詩用唐賢王武陵竇羣朱宿三詩原韻。首東坡。次秦少游。次僧參寥各三首。共詩九首。前有引。後有跋。字如大姆指大。次爲襄陽米芾墨跡。首書陸羽惠山寺記。次書獨孤及惠山新泉記。次書自作惠山流泉歌。并跋。字如小指大。次爲山谷黃庭堅墨蹟。書惠山記一長篇。字大與蘇書等。而數亦如之。後之跋者。一元翰林學士揭傒斯文一篇。一奎章閣學士虞集七言絕句詩一首。一雲林生倪瓚誌一篇。查雲林誌隸。虞揭後。而考其年月。則在虞揭前。又得梅道人吳鎮句曲外史張雨兩題名。而終以祝跋。諸跋中以祝爲最。字亦酷肖襄陽小行。嗚呼。美矣盛矣。觀止矣。紙皆宋紙。墨皆宋墨。亦越于今八百年來。諸賢印章如新。裝楷完好如故。不誠希世之寶哉。夏五梅雨經旬。礎濕蠅附。瓦蒸煙集。晨飧不能咽。午睡不可耐。適兼人朱子賈是卷至。亟命掃地焚香。煮茗展几。正襟危坐而觀之。蓋閱三晝夜無倦容。幾忘手足之拘攣云。

隻麀譚卷下

齊雲輿夫

齊雲輿夫某某。同伴中不省所自來。訊之旗人也。住齊雲者二十餘年。適旗人有任徽州府太守者。奉母氏太夫人進香齊雲。抵山腰。遇輿夫某某。訊得實情。訝爲其父。迎歸終養焉。先是某某年二十許。膂力方剛。負氣自豪。與人鬪毆。瀕死。懼罪潛逃。竄身大江南北各寺宇。之齊雲終焉。方逃時。妻有娠。不知也。逾八月生男。又爲所毆者遇良醫不死。得從未減。亦不知也。後二十餘年。其子穎異。以包衣進士筮仕知縣。歷陞徽州太守。甚以不得父耗。積痛于中。太夫人長齋繡佛。進香齊雲。爲夫祈冥福。憇山脚。換山輿。而輿夫某某。正肩太夫人輿。于時春仲。天暖日暄。衆輿夫汗流被體。羣焉赤膊。某某以肩太夫人輿。未敢袒裼。太夫人輿中鑒貌察形。輒怩怩心惻。又聆其同夥話言。若解若不解。又道中未便致詰。歸而語其子太守曰。爾父存亡未卜。卽有之。聲音笑貌。我亦不能記憶。然左脇下有豬毛一撮。是爲暗記。昨見齊雲輿夫。不知何故心惻。兒可徐辨之。于是太守亟命役喚至。至則喚進內堂。太夫人垂簾坐簾內。太守堂上立俟之。見則命無跪。亟命役去若衣。輿人立堂下。戰兢惕慄。若重囚之殼棘。去衣而脇下毛見。太夫人亟步出簾外。先審其旗籍祖父。次省其妻族父母。次問其因何至此。何罪而逃。輿人屏息不敢出聲。太守下堂慰之曰。毋畏。有話可徐徐直說。輿人色稍定。迺以次應對。語未半。太夫人泫然出涕曰。是矣。太守趨跪其前。輿人

亦跪。太夫人曰：「是爾子也。」與人戰慄，不知所云。太夫人攜之上堂，曰：「爾還認得爾妻否耶？」于是與人者身如木偶，或推之，或挽之，心如死灰，如醉焉，如迷焉。蚩蚩以立，茫然終莫適所從。太夫人挽入堂內沐浴，易冠履而出。太守扶登上堂，須臾絲竹競奏，水陸並陳，飄飄乎羽化而登仙矣。

宛平典史

桐城張總憲弟，忘其名，爲人有膽力。初補宛平縣典史，見上官不行跪叩禮，直隸總督方觀城，其同鄉也。公見之，益倨傲，方以總憲公之故，亦不甚校也。一日四更盡，出巡夜，至米市街，見內監騎馬來，戴藍頂拖雀翎，甚橫。公叱曰：「將何往？」內監訊之，知其爲典史也，因以鼻睨之，曰：「若敢稽曙所往耶？」公曰：「吾職在巡夜，何不敢也。」且汝係內監，漏盡而游蕩于外城，將何爲？使止之。內監怒曰：「若多大官而止曙？」遂以馬策撻公。公亦怒曰：「大小朝廷命官，吾巡夜而汝敢無禮，是抗朝廷也。」呼役執之。役曰：「恐係內大臣，不敢。」公曰：「吾知執犯夜人耳。」何問內大臣？竟執之歸。歸至署，升鼓坐典史堂，使內監跪，不跪，使人押之仆地。公坐堂上，數其罪，而擲八簽于地，命行杖。役懼，公曰：「有事，吾獨當耳。」不累汝曹也。乃杖內監四十。凡杖內監，例不去下衣，蓋待以婦人禮也。公不知，命盡褫其裋褲，而露其尻于塔下。杖之至流血。內監氣沮，喪叩頭乞哀。公曰：「汝亦知不怕死？」張典史耶？乃釋之。總憲公聞之，懼大禍至，乃反接其弟于朝門外待戮。自入朝，見天子叩頭乞死。天子霽顏，謂曰：「汝以弟爲狂悖耶？」然以典史而打內監，有膽力，且必吾內監實激之，遂召見。公明目張膽，訴內監無狀，宜杖。侃侃而談，聲徹殿陛。天子顧宰相曰：「此人不宜辱以典史，可予以縣。」宰相畏。

其在京多事。遂徙以廣南遠縣。公到任有治聲。署後舊有一祠。封皮厚有數寸。數十年未啓籥也。訊之吏役。僉云。祠內有鬼怪。新任必加以封條。不則往往爲人祟。公不信。欲開示之。吏人羣震慄。不敢出一言。公笑之。至夜半。公伺衆睡熟。獨一人左持燭。右握斧。直至祠前。忽聞祠內呼曰。張公來矣。張公來矣。時陰風淅淅。燭光如豆。公持斧劈門。秉燭直入。祠內遍覓。一無所有。左廂有石板一塊。公私念此中得毋有鬼怪乎。遂以斧起之。得白鏹數萬。公以數忤上官。恐遭傾覆。遂告病乞歸。以自娛。其天年云。其族內張孝廉。爲大兒先聲言之最詳。

修符中元

修符。山東兗州府生員。庚寅歲赴省鄉試。行至中途。遇一婦人。攜兒子哭甚哀。問故。婦人曰。吾子也。因歲歉。負債多端。夫命以此償債。母子分離在俄頃。故哀爾。修問償債若干。婦云。長錢六七千。修檢囊中貲。斧盡與之。曰。此吾上省考費也。今且贈爾。以完骨肉。婦拜謝。攜兒回。夫驚問故。婦告以途遇好人贈金。此兒可不須賣。夫泣問如此好人。是何姓名。婦自悔倉卒昏亂。忘問姓氏。祇記得是上省應考相公。夫曰。若然。尙好尋覓。聞鄉試相公中秋畢場。都當還家。我與若俟彼時途中守候之。當可識認也。屆期夫婦同往。遙見修符跨蹇驢。得得而來。夫婦趨伏道側。邀歸茅舍。執禮甚恭。夜闌引入寢室。啓門直入中堂。潔供神像。紗帽紅袍。員領角帶。白鬚垂腮。修審視良久。驚問何神。夫曰。吾祖也。仕前朝爲顯官。傳迄于今。僅存愚父子兩口。若非恩公盛德。賣去兒子。則奉祀絕矣。公德逾覆載。何以圖報。修聞言色動。神飛。瞿瞿然驚。又攷

孜以喜曰。果若所言。則令祖報我爲不薄矣。我何福以當之耶。蓋修符者。兗州寒儒。硯田糊口。大比之歲。藉親友扶助。不滿十金。中途遇賣子者。一念不忍。盡以贈之。赤身踉蹌抵省。東食西宿。悉假同儕。拮据進場。漏下二鼓。方假寐。忽夢有紗帽紅袍者。呼告之曰。今科闈題。須宋魯分股。方可掄元。醒而題紙下。首題孔子于鄉黨五字。修如夢中言。用宋魯分股。文思滔滔。若有神助。三場既竣。躊躇滿志。自揣必售。歸途遇賣子者。邀之留宿。抵寢所。見神像。則卽夢中告以題義者也。故不覺大驚。而繼以大喜也。逾月發榜。果中山東解元。君子曰。修子之獲報也。宜哉。然何其速也。或曰。贈人未滿十金。而報之以元。毋乃已過乎。君子曰。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夫濟人之急。忘己之困。豈爭多寡。且不計其報。而報隨之。豈論遲速。嗚呼。如修子者。可以風矣。

先叔祖都關公軼事

先叔祖都關公諱鎮遠。字定侯。少習錦囊青鳥家言。兼精堪輿。癸巳舉武孝廉。三上公車不第。值寧夏建造滿城。郡守趙公以書幣聘。隨制府岳公。大司馬通公。同出嘉峪關。相度安西城堡。并以查漢託護工程。命之勸勦。旋蒙保奏。再往。擬定安西鎮城一堡五墩臺一十有三。距家萬里。盡瘁六載。特授湖廣長沙都司。督修武漢江隄。事竣。以節省之項爲歲修。建議詳明。房均米朽。請撥轉運。以故隄工完固。歷久不潰。余丁酉。艤舟漢上。故老猶有知者。嘖嘖爲余頌德政不衰。嘗有詩誌感云。萬里岷江水。滔滔下武昌。分流漢陽郡。滾滾向維揚。鐵鎖千尋斷。金堤百丈強。豐碑樹政蹟。對此感茫茫。蓋實錄也。善針灸。施藥餌。所至有

惠澤。後委勘烽墩。日馳八百里。積勞成疾卒。卒之前一日。病大漸。已浹月矣。忽侵晨。署前吏役輩伺候廡下。親見公纓帽葛衫羽扇。偕一黃冠者從署內出。趨上前請安。兼請何之。公笑指黃鶴樓曰。余偕往樓上散步耳。勿多言。疾趨而去。少頃。署內哭聲鼎沸。旋報公易簀矣。嗚呼。所謂羽化而登仙者。不其信然也與。

曹以南還魂

曹以南名學詩。歛縣舉人。晚任廣東某縣知縣。以廉直著名。強項令。未幾致仕。山居養病。忽一日。見有吏人持刺登堂延請。辭以疾不獲。強起從之。登高涉淺。備極勞動。每思倦憩。則吏人挽之同行。倏忽已越數十里。至一郡城。見有宮闕如衙署狀。吏人挽之進。則見有深衣博帶峨冠而坐堂上者。起問曰。曹先生來乎。適有人告先生某縣某案。故延請一質耳。曹省視堂下。見有提頭厲鬼。聲鳴鳴從胸前出曰。曹老爺還我命來。我廣東某縣某某也。曹記憶良久曰。果有此案。乃前任定讞。非吾殺爾也。堂上者怒問曰。雖前官定讞。果係冤枉。何不伸理。何草菅人命至此耶。曹對曰。已三稟臬司代爲伸理。奈駁以審結之案不准開釋耳。堂上者隨喚堂吏查驗。果有稟稿三紙。乃呼堂下提頭鬼而叱之曰。前官冤爾。曹老爺爲爾用心至此。何得妄控。鬼嗥甚哀。則許以卽拘官某對訊。鬼乃斂形退。呼前吏送曹暫回。曹以頃間扶疾強行。足憊身殆。不能步歸。吏告以門外蹇驢可代步。俄頃有走卒策蹇至。曹跨驢得得馳甚迅速。飢火內焚。吻燥喉枯。瞥見道旁古井。下驢倚欄思汲。吏倉皇趕上。推曹墮井。曹旋驚覺。偃臥床上。見家人子婦輩環床哭泣。張目叱曰。若等胡爲者。家人對以昨午魂飛闕一晝夜。胸口未冰。未敢入斂。曹告以似夢非夢。所見歷歷。

旋命健足者曰。廣東某縣。前任某老爺家居。相距二百里。馳訊近狀。越三日回。則聞于夢覺。日倉卒殞命矣。曹以事關勸懲。口述于人。以爲草菅人命者戒焉。

徐存齋

徐存齋。年未三十。由翰林督學浙江。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卓。徐抹之。批云。杜撰。置四等。及發落將領責。生執卷進云。大宗師見教誠當。但此語出楊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拱立曰。本道少年科第。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嗚呼。此不猶有古大臣虛懷善下。改過不吝之風哉。某聞叔高祖階平公。督學兩浙時。諸名流皆所鑒拔。一日按臨某縣。首題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一節。一卷破題云。有大賢之仁。樽諸賢之仁。抹置下等。批云。仁不應有兩種。及閱次藝。方里而井節文。井田原委。部署詳明。乃信爲名手。復拔取超等。及揭曉。乃甬東仇兆鰲卷也。仇嘗梓其文示同學。謂生平第一知己云。此事可與徐存齋例觀。

湯伯紀自倣

湯伯紀自倣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較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節。庶幾能踐斯言矣。此可爲作善不獲報者。增長許多志氣。許多學問。又聞攻媿先生書桃符云。門前莫約頻來客。座上同觀未見書。真絕妙佳話也。

宛陵童子

旌邑呂翥字苞羽工書能得米南宮遺法年十三至吳門尤西堂學士贈以詩云宛陵童子世無雙大字能書一丈強是也詩載西堂全集

高道素乞夢

高工部道素初名斗光萬歷丙辰公車入都乞夢于泡子河呂公堂夢黃冠告之曰君與高斗光同年答曰是吾名也黃冠曰君乃是高道素寤而異之遂更名後三年己未榜發中第三十六名其同榜第九十名爲高斗光山東嘉祥人也余蓋見之間史掇遺云

資陽白石

朱梓字維恭涇東張香都人己卯孝廉以咸安宮教習筮仕四川資陽令十載歸訪余方山別墅時正抱疴家居扶杖迎之既坐訊以宦況若何則對曰予有改古人聯八字兩袖清風一船白石兼有白石詩一首當爲君誦之詩云能吏肥囊橐裝載數舟溢我宦已十年歸舟祇一隻自笑無長物飄蕩輕如鳥大風吹之回浪高不可拍舟師苦難行沿江拾白石拾之亦何爲聊以充圭璧豈學南宮顛媿同鬱林跡差可傲陳平免致袒背脊亟呼家人浮大白家人告以瓶罄并徐相誚曰縣令憂歸拾石可充金先生病還飲茶豈不可當酒乎主賓大笑而罷

折巍字

己亥江南鄉試題巍巍乎唯天唯大三句弟元音望捷情殷同人守榜汪某在座見其神情迫切戲之曰

吾爲君拆一字如何。元音口報一巍字。汪沉思良久。指畫再四曰。得之矣。上爲出字之半。半出學也。偏旁有禾無乃。秀字去半也。有女無子。是半好也。加以魁字。有鬼無斗。其必中副車也。無疑。越三日揭曉。果以副榜第五名報雋焉。

南昌某屠

江西南昌府某屠。操刀省城。會城中有結香伴朝南海者。屠商附件。衆以其所業不潔。咸擯斥之。屠強從之。晨尖暮宿。僉不與俱。屠一人無聊。旣就寢。忽自忖曰。朝南海。善行也。我因業不善。故衆棄我。記來時匆匆。將業屠家伙。捆放池內。設有人履之而傷。不重余罪乎。不如回城取刀。再行未晚。且何必強增衆侶嫌厭哉。質明不辭衆而回。衆競喜焉。旣回。出刀而行。腰攜資斧。不滿三日之糧。伶仃獨走。行三百餘里許。忽亂山杳合。莽野蕭條。無人問徑。腹中饑火如焚。殊不自克。忽傍山小溝。流出菜葉數小片。喜曰。此中當有人家。可謀晚餐矣。泝溝而進。放乎山腰。則見修竹成園。蒼翠滿目。中有老姥。兀坐方績。屠卑辭向問南海行程。並告調饑。姥曰。南海吾不知。可上問山巔老人。于麻筐中取糕匕寸餌之。覺腹便果。然屠亟上山巔。果見老人告以故。老人喜曰。若然。則爾已親見菩薩矣。不須再到南海。我適有事省城。可從我歸爾。老人起身攜杖。命屠手捉杖尾。堅囑閉眼。任有驚恐。萬毋開眸。俄聞風濤四起。如置身雲霧中。飄忽莫定。踰時忽聞管籥之音。雜以唱贊禮拜聲。眸子內痒不可耐。悄起微眸窺之。身已冉冉而墮丹墀內。正值撫軍率各僚屬行香。許真君祠內。爭前訊之。見自半空中墜而不傷。共疑妖人。衆役有素認爲某屠者。命權時收

繫之。撫軍回。晝夢眞君款門告以前因。并請旌示下。令傳衆官。諭以新聞。遂給彩亭。給一鄉善士扁額。賜旌焉。君子曰。諺有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觀于南昌屠子而益信。

朱青川曰。此余思泉四弟。經商江右時。所目見其給扁而歸而述之者。益信南海不遠。只在靈臺方寸間云。

衡水人命

陝右某甲。賃車北上。抵日將暮。去衡水縣四五里。有老人自言爲衡水西門外人。赴飲某鄉。泥醉脚倦。思搭車還里。掌鞭兒弗肯。客言老人醉倦。搭行何害。共扶至車上。甫行二里許。而老人偃臥氣絕以死。掌鞭兒惡聲埋怨。客言拖累大家數定。且又非吾輩謀命。不如共商一脫身之術。語次遙望旅店不遠。客與掌鞭共商。此係通衢。車行絡繹。不如委屍途側。驅車徑去。有誰知之。商畢。而夾途叢樹中。有人突呼大言人命重事。貽害地方。理當鳴官。前途店傍。有甲長奔赴轅下。驗明具呈報縣。縣以日暮未遑批令。甲長押客同掌鞭守屍。天明相驗發落。三人者守屍至半夜。天大寒凍。掌鞭曰。此皆客多事。連累甲長哥受此沴寒。我等亦大癡呆。夜半屍將焉往。旅店又近。不如擾客數十文。沽飲市醪。天明候官可也。衆共以爲然。因取車上蘆蓆。覆屍道傍。傍壓巨石而去。去後五鼓。老人凍極。酒醒遽活。手推蘆蓆而出。恍惚記日間醉後曾搭車還家。何得仍在路間。又念去家不滿里許。疾趨而回。東方既白。沽飲者三人偕至屍所。不見有屍。驚惶失措。相顧無策。甲長曰。吾有一權宜之法。事急且姑試之。當亦無礙。衆訊之。則云路北叢樹對面。某子

三日前聞有婦人哭其夫者。想是新埋之屍。寒天想尙未壞。不如移掩衆眼。權以了事。實明官偕伴作至。甫見屍。命杖甲長數十。甲長自稱無罪。官怒曰。昨報老人屍。今迺變黑鬚壯男耶。呈報不實。何云無罪。命桺之。甲長大驚失色。不得已以情告。隨命伴作細驗。腹下有膏藥一張封臍。揭膏視之。血漬臍間。取出釘長二寸餘。立籤差拘某婦至。一桺訊而服。則係某婦與舍榜寺僧私通交密。夫歸自外。共謀殺之。遂定爰書。奸僧斬決。淫婦凌遲。旣成讞矣。而老人屍終不可得。則命甲長押客與掌鞭尋屍。立限十日內無屍帶比。其事遠近播揚。稍稍傳入老人耳中。老人謂妻若子曰。事頗類我。將毋我累客耶。當往觀之。隨進城步至縣堂前。正值官升聽訟。方以無屍命杖。老人從衆中急呼莫杖莫杖。屍現在此。擠身上堂。客與掌鞭遙見之。大驚有鬼。一堂官吏倉皇並大吆喝。而老人已匍匐案前。自陳前狀。官沈思良久曰。爾等亦知老人乍死乍活之故乎。衆對以不知。官曰。奇哉。此皆冤魂之所致也。往者叢樹之呼。亦此物爲之。奇冤已雪。諸人何辜。均予開釋。衆大悅服。

婿賣妻母

維揚江于九太守。攝篆涇縣時。某鄉民某。狂蕩無行。千金之產耗立盡。只遺一婦少艾。婦母某氏年五十許。孀居無子。一日婿因賭虧逼債倉迫。串通鄉棍。私領少年娶婦者。陰窺其妻。暗立賣契五十金。擇日過門。屆期則迎妻母至。以伴朝九華爲辭。五鼓催起。肅衣裙梳洗。整簪珥。裝旣畢。而陰令娶婦家肩輿人擡歸。實明抵門。娶婦家放花爆。迎進中堂。陳設香爐花瓶燭臺鼓樂。作新郎拱候輿旁。啓輿一老婦人走出。

問故。新郎懷恨退避。如不欲狀。旁一婦人笑謂曰。新娘子戳了包矣。老婦人凝神片時。迺攬旁婦祛。徐徐步進內房曰。我知之矣。好語新郎君。且莫聲張。管在老身限七日內。還爾一少年標致老婆也。蓋老婦者。私念其婿如此無行。何能養女得所。不如以女轉嫁此人。卽訟之官。亦爲自賣其妻。于理無礙。心口商既定。則呼新郎直告之故。且命于三朝挑茶認女。并遣婢告女。老年嫁得所。擇七朝迎女。喜酌過門。屆期女盛裝至。則以前所陳香爐燭瓶花。爆竹樂導進中堂。老婦自來啓轎。扶女出轎。告以爾夫立契賣爾。爾母主婚。隨呼新郎展拜成禮。送房合卺。女始而勉強。繼而自然。蓋居然燕爾新婚矣。婿家聞之。竟鳴于官。官爲江公于九太守。隨票拘兩造質審。娶婦者以賣契呈驗。婦母率婦跪訴根由。江公拍案叫絕曰。世上有此等有識有膽老婦人。着實可嘉。因喚其婿責之曰。爾自賣老婆。奈何以岳母頂缸。滅倫傷化。莫此爲甚。本應重責。追沒財禮。姑念爾已失婦。且免爾責。其追出財禮之半。給爾岳母養老女家焉。讞成。逐出其婿。喪氣而歸。合邑稱快云。

沈補蘿

江陰沈補蘿名鳳。字凡民。工詩書畫。時稱三絕。有登魁閣遠眺寫景自序云。甲子長夏。署篆涇溪。登文明樓。見四圍山色嵯峨。葱翠欲滴。皆入圖畫。時起故園之想。拈得此山景。頗近黃子久筆意。題二絕句于後。云。四望雲山萬疊高。山中那復有塵囂。雲山如此不歸去。辜負滄洲水一篙。山中何者是神仙。消受風光不記年。活火烹茶栗子飯。興來把卷倦時眠。歷江寧南捕通判。徽州同知。凡七攝縣事于吏事。非所喜。外

皂唱衙畢。諸吏抱案侍階下。先生猶伸紙潑墨。含毫邈然。沒後葬金陵南門外湯窪。二子恆慄俱早卒。孫夢蘭隨寡母僑寓廬江。余司訓日。兒輩與締交。嘗資助之。

清泉鬼告狀

清泉縣者。湖南衡州府衡陽縣之新分縣。苗民雜處。號稱難治。江于九名恂。片言折獄。長于吏治。任清泉時。方收訟牒。有訟其鄰盜牛者。至案前輒跪號曰。我陽舜日也。求伸冤。舜日故非牒中人。細詰之。乃得舜日身死狀。蓋舜日爲人毆死。其戚屬得賄無首者。其魂附訟牛者以鳴冤。因逮毆舜日人及受賄者。各抵以法。清泉人謂之鬼告狀云。

述魯亮儕逸事

丙午春。大兒先聲掌熙湖書院。歸述魯亮儕逸事甚悉。魯諱之裕。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遊目視者。魯效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卽攝中牟。魯爲微行。布衣草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爭來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魯公來盡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舍己從人耶。魯心領之。至縣見李。貌溫溫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于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勅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喝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

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猶不可。况田公耶？」及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睨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啓。」曰：「印何在？」曰：「在中。」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勅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跪，昂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又如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沾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簷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曰：「幾日？」曰：「五日。」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七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恙。魯以此名聞天下。後官江西，忤巡撫某，以才力不及改教。召見時，見其高眶大額，鬚彪彪然，問曰：「汝才似可用者，乃不勝州縣之任何也？」魯奏曰：「以臣自顧，雖司道頗可勝任，何論州縣？但臣才短，不能逢迎上官耳。宰相以爲狂，不可用，特

旨遷之後。累官至清河道云。聞亮儕少時。嘗學贏越勾卒擲塗跳賭之法。故武藝尤絕人。爲諸生時。應試金陵。寓鷺峯寺。與人角戲。嘗袒其左肩。而右手挾鐵香爐置堂上。衆皆愕然失色。舉其爐重千二百斤。不誠奇男子哉。吁。是皆可書也已。

黃太松畫

黃太松者。字耐巖。吾郡太邑人。誅茅黃山側。性疎狂。嗜酒善畫。求者不輕與。酣飲興發。則揮毫頃刻可畢數幅。人知其癖。每招飲濡墨候之。嘗遊皖城。適制府校畫史。松翎毛花卉。皆列第一名。益噪。所畫山水尤不易得。其黃山圖。見收于張素存相國寶如拱壁。孫夢彩字德輝。能得其傳。嗜詩書鼓琴。以伎遊縉紳間。潔清自好。人爭禮之。今其小幅翎毛。藏于吾鄉士大夫家者。猶可尋覽。然識者珍之。已不輕以示人矣。

邵康節數

友人某某。善邵康節數。決事如神。自亦莫解。偶於市上買一白紙扇。隨起一數。其數應于某月某日破。且必碎破。某瞿然曰。此理將奚解哉。告收好。留待某時取出。如何得破。遂用重紙將宮扇裏好封固。藏書笥中。屆某月某日。取出展視之。並無破形。於是懸之於書齋壁上。再三審視。自思斷無破理。乃復移坐其傍。目注之。忽家中幼子暴犯驚風。妻慌甚。遣婢請歸。往返三次。則命之先行。卽至。意以稍停看扇破也。妻責婢曰。齋中何客。曰無客。有緊事。曰無事。然則奚爲不至。曰相公身坐椅上。目注一扇耳。妻駭甚。步至齋頭。牕外斜窺之。則見某危坐椅上。目注壁扇。趨前碎裂之。擲地上。倖倖而退。大聲冒曰。還不視兒子。某恍然。

曰。原來這箇破法。隨急視兒子。則兒子已全安無事矣。

杜孝廉妻

孝廉杜某。天都人。初娶某氏。結褵三載。琴瑟靜好。已而有娠。刺繡閨內。俄見一垂髻女子。自闔外趨入。笑謂曰。姐姐作何繡事。曰。替郎君繡香囊耳。曰。誰家郎君。勞姐姐代繡耶。此房是吾房。姐姐何得久住。某氏以其出言無狀。思與理論。氣塞舌梗。懼而啼。女忽不見。杜從母隔舍聞之。趨至。告以故。母以爲不祥。命諱之。某氏膽怯。心疑鬼魅。移母寢所。杜遂獨宿。燈初上。假寐榻上。則見垂髻女子。排闥直入。杜問之不應。徑升榻上。橫臥裏所。起而燭之。倏忽不見。越五月。而某氏以產難暴亡。杜痛悼傷神。又恨邪祟之先見。以義制情。誓不再娶。既越三年矣。忽與宴族人花燭事。有動于中。迺與族中諸同好。嚼續鸞膠。競勸之曰。子青年失偶。悠忽至今。已遲之遲矣。豈容再遲。適某氏望門新寡。憇憑委禽。涓吉合卺。杜褰帳入視。則儼然向所見垂髻女也。杜大惶惑。遂驚爲鬼。不敢成禮。告母氏。母亦異之。顧新婦淑慎其身。上和下睦。久而察之。並非鬼物。命杜成婚。既而琴瑟之好。逾于某氏。甫週一歲。而寧馨舉矣。杜訊以前事。惘然莫解。杜又問夢寐間至吾家否。女輒然曰。嘗看牡丹亭劇。常薄麗娘爲不女。閨中弱息。何來斯夢。何君言之悖也。杜語塞而罷。但念此一段姻緣。在前之日。非因非想。何突如其來。終身莫解。每述于人。以爲發難之端。春圃海南兩姪。並述以詰元峯。元峯曰。此古哲人之所謂存而不論。論而不語者。類如斯矣。何惑焉。

占夢奇驗

某孝廉筮仕。祈夢於神。神告之曰。爾明發出西城。往大礮邊敬候。有兩乘大轎貴人來。爾親問功名何似。但看貴人口中許爾云何。卽知爾終身矣。明發如神言。礮邊伺候。果見有兩乘大轎來。一爲巡撫鍾老爺。一爲布政司李老爺。進揖轎前甚恭。二公問何話說。伊以夢兆對。布政司先笑曰。爾學鍾老爺罷。巡撫亦笑曰。爾學李老爺罷。伊揚揚得意而去。自謂不是巡撫。亦是布政。生平志願足矣。後以廣文終其身。暗嘆神言不驗。回家後再占。前夢神又告之曰。我言固無不驗。爾非學中老爺學裏老爺乎。蓋以鍾爲中。以李爲裏也。伊夢中恍然大悟。

梅巨源

梅驥字巨源。宣城縣廩生。文名噪江右。生有膂力。食兼數人。嘗設帳某姓家。抵館未三日。不辭而步旋。某姓以其名重。遣僮迎于其家。兼請罪愆。先生曰。余適有緊事未及辭耳。夫何罪焉。爾旣來迎。當于飯後偕爾全往。隨于堂上設上下二席。自坐上席。而坐僮于下席。隨呼具飯。則以升疊飯奉使。而以斗盆飯自奉。盆隨磬笑顧曰。我腹未果。爾何量之窄也。隨取疊飯并二席餘殺大嚼之。僮大驚。歸告主人。主人笑謂人曰。先生之歸。乃以受餓故也。又設帳某姓。主人四十無子。主婦悍妒。不容納妾。獅吼之聲。每徹于館。一日主人大憤。哭訴先生。先生曰。吁。我爲君治之。可乎。主人曰。所患先生治未能服耳。奚不可之有哉。適館旁有招先生主人赴席者。先生則挽主人同行云。且旣醉旣飽而後。如約旣歸。使主人先以言導之。主婦方反唇詬誶。先生大喝一聲。手執夏楚。疾趨內寢。面數之曰。世間有如此不孝不順惡婦人。尙任其偷活乎。

奮拳擊之。誤中床柱爲折。主婦大懼失色。低聲告饒。先生曰。我聞若兇惡性成。原不教而誅。有如此柱斃于一拳。爲若夫除害耳。若且告饒。若可知罪乎。主婦曰。不知。曰。忍絕夫嗣不孝。與夫鬪口不順。不孝不順。罪在不赦。又奮拳折其第二柱。婦伏地請罪。先生曰。我拳可饒。夏楚不可饒也。則執夏楚連撻背數十。主婦哀泣。挽夫求饒。先生曰。與若約。戒若妬。屏若悍。速與若夫納妾生子。而後罪乃可恕。主婦一一如命。自是變爲良婦。未及兩週。連舉寧馨。先生以授徒期滿。方將他適。主婦率妾各把嬰孩從夫詣館。長跪先生前曰。承君大德。鬼無餒。而請高坐受禮。先生則一揖謝之曰。向者粗暴。實以不得已。故敢冒小嫌。爲此一舉。尙何謝爲。相與莞爾而散。又日者云。先生命造與馬章民先生同。而馬以狀頭顯。先生終身困諸生。歸于秉性太武之故。噫。如此之武。豈爲先生累哉。

言稱堯舜

一劉秀才陳監生同見廣文。劉送豬頭一箇。陳送耳鐙一對。廣文戲嘲之曰。承惠厚誼。我有韻語奉贈。秀才姓劉。送一豬頭。三斤三兩。堯舜其猶。監生姓陳。送一耳鐙。三分三厘。堯舜與人。于時監生嘿然。秀才曰。承老師過獎。門生作一破題奉答可乎。隨吟云。時官兩責門人。言必稱堯舜焉。主賓兩笑而散。

小木人

涇邑洪某。在廬州府城。以賣醬爲業。屋後有園一頃。置醬缸數十。暑夜則去缸蓋受風露。俾醬無餒。園後有塘。寬十畝許。養鴨數十隻。夜則欄之于園內。俄一日有客來。寓居樓上。夜熱不能寐。聞園內鴨飛呼拍。

拍。聒噪人耳。心焦躁。啓樓後窗窺之。時月明如晝。見有小人數十。長可五六寸許。每人持一短鞭。躍跨鴨背上。不走。則以鞭驅之馳騁。以爲樂。往者來者。仆而復上者。奪而爭騎者。聲折作彎弓勢者。持器械作鬪殺狀者。竟居然一小操演也。客睇觀久之。俄馳驅皆倦。競跳至缸上。以指染醬爭含吮之。客大叱一聲。紛然竟走。有驚而墜于缸內者。因喚主人語以故。主人不信。遂同至園內遍觀。醬缸內尙有三四人昂首赴醬欲起不能。見人至則奄奄不動矣。舉視之係小木偶。耳目口鼻皆備。手中各持鮮草一莖。係新折者。客勸主人焚之。主人曰。彼固未嘗我祟也。仍送至園中俟其去。天明視之尙在。則塊然一小木耳。後屢出以示人。羣莫解其所由。不數年。主人竟以業醬起家矣。蓋大兒先聲在金斗時耳。受于主人洪某。并親見小木偶云。

漢藝文志。有小說十五家。至唐宋而尤盛。其言雖不無汗漫之虞。要其得意疾書。有心手相應之樂。而事多創見。語必瑰奇。亦博聞廣見之一助也。胡元峯先生雙塵譚四卷。病中之所著。本無意於求工。而古今雜出。細大不捐。蓋深得段成式酉陽雜俎。沈存中夢溪筆談。陶九成輟耕錄之遺意。余爲取其語之足以資考據。事之足以備採錄者。分爲上下卷。意欲稍以類相從。而非謂原書之可以刪節也。若讀者欲窺全豹。則兼人朱子名慶淵。嘗爲先生刻是書。於閩門。亦好義之士也。之刻。固久已不脛而走四方矣。亦何藉余之贅云。嘉慶五年十二月琴士趙紹祖識。

續隻塵譚卷上

清 元峯胡承譜著

作文受謝

作文受謝。續筆謂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尤長碑碣。天下多齋金帛求其文。此亦未之深考耳。按此豈起于晉宋哉。其乞米受金爲人作傳者。不足道矣。漢陳皇后失寵于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文君取酒。相如因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孫登相如賦曰。長門得賜金。可知此風自西漢時已然矣。

寄驛

曩昔品梅詩內。有寄驛一首。嘗按阮亭宋古詩選云。陸凱與范蔚宗交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范兼贈詩云云。考范仕宋。宋都建康。陸仕魏。魏都雲中。雲中係山西。地與長安近。若據當時。范無在長安之理。則陸先無在江南之理。看來當是范寄與陸。方爲人與地宜。然不可考矣。且陸已仕魏。不應收入宋詩。而阮亭亦不之考。不知何故。余疑此詩。或是陸寄范。或是范寄陸。必有差誤。相沿已久。不能復正。已與徵李先生辨之甚詳矣。頃閱楊用修太史文集。亦云范江南人。陸凱字智君。代北人。當是范寄陸耳。凱在長安。安得梅花寄范乎。此其考覈。大有先得我心者。乃知讀書不宜粗率。則古今人所見。未有不相同者。

耳。

綿花

通鑑。梁武帝木綿皂帳。史炤釋文云。木綿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下種。既生須一月三薅。至夏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其中綻出爲綿。土人以鉄錠碾去其核。取爲綿者。以竹爲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彈令勻細。卷爲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線絲狀。織爲布。按此卽今綿花也。綿有三種。一曰絲綿。出于蠶繅。一曰木綿。出于交廣樹甚高。名班枝花。一曰草綿。史炤釋文所言形狀是。而以解木綿則非也。其曰竹爲小弓。長尺四五寸。今制長五六尺。以羊腸爲弦。彈之聲如晴雷。朱以真有弓絃歌一首可證。今之綿弓勝于舊矣。邱文莊謂綿花元始入中國。殆未考史炤之說也。唐李商隱詩。木綿花發鷓鴣飛。又王叔詩。紙錢飛出木綿花。南中木綿樹大盈抱。花極厚。紅似山茶。而黃蕊。花非江南所種。藝者張勃吳錄云。交趾安定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亦可作布。按此卽班枝花。雲南阿迷州有之。嶺南尤多。汪廣洋有班枝花曲。

謝公墩

冶城北有謝公墩。謝靈運賦。視冶城而北屬。懷文獻之悠揚。李太白有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公墩詩序云。此墩卽晉太傅謝安與右軍王羲之同登處。超然有高世之志。于時營園其上。故作是詩。有曰。冶城訪古蹟。猶有謝公墩。平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白鷺映青洲。青龍見朝墩。地占雲物

在臺傾禾黍繁。我來酌清坡。于此樹名園。城東半山寺。後別有謝公墩。按慶元志。城東半山寺。舊名康樂坊。因謝元封康樂公。至孫靈運猶襲封。今以坊及謝公墩名觀之。恐是元及其子孫所居。余前正疑王荆公我屋公墩之說。與冶城北相遠。今據此志。乃知金陵自有兩謝公墩。在冶城北與永慶寺南者。乃謝安石所居。若荆公半山寺所云謝公墩。乃謝元所居。在舊內東長安門外銅井庵傍。所謂半山里者。荆公或誤以爲太傅也。

押字

古人花押。所以代名。故以名字而花之。凡官府文移人間私簡。俱前書名。後止押字。宋末士大夫。方始不用花押。代名於文。故范石湖有解其故于省職者。唐韋殷卿陟署名。自謂如五朶雲。時號郇公五雲體。程史晉盆杆有押字。則又非起于唐。而晉已有之。石林燕語。說王荆公押石字作圈。常不圓。容齋五筆。載熙寧中柳應辰常押字盈丈。刻于涪溪等處。使人莫識何字。以怪取名。實應辰二字也。又王魯齋栢有古貴人押字碑跋。其云司馬文正之押署名而小花。爲不失製押之原。自唐末五季諸人。莫不飄蕩傾欹。亦可以見當時之人物世變。據此則押字必以名也。而變化機巧。則出于其人。大抵破眞爲草。取其便。書若柳之怪王之歪異矣。國朝押字之製。雖未必名。而上下多用一畫。蓋地平天成。意有取爾也。凡釋褐入官者。皆於吏部畫字。三日以驗異時文移之眞僞。故京都有賣花字者。隨人意欲。必有宛轉藏頓。苟知所本則當以名。庶不乖古義。蓋余聞諸郎子之辨證有如此云。

澄心堂紙

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硯。三物爲天下之冠。按澄心堂。乃徐知誥爲昇州節度時府也。紙極貴重。宋初猶有存者。歐公會以二軸贈梅聖俞。梅以詩謝曰。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當時國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莓苔。但存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牆角堆。幅狹不堪作詔命。聊備粗使供鑾臺。相傳淳化閣帖皆此紙。所揭歐公五代史亦用此屬草。

稊稗

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說文稊稷也。莊子云。稊米之在太倉。郭璞云。稊似稗。布地生穢草也。莊子又云。道在稊稗。呂氏春秋。飯之美者。陽山之稊。高誘注云。關西謂之麋。麻冀州謂之騫。堅皆一物也。廣雅解云。如黍。黑色。一黃白。一紫黑者。苕有毛。北人呼爲烏禾。人不甚珍。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耳。合數解觀之。以稊爲稊。貴而爲五穀之長。尊而配太社之神。轉解詁以爲烏禾黑稗。爲孟子莊生之所賤。農人之所不甚珍。亦由形色相類而誤。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君子小人之不同。往往以貌失之。而況于物乎。

朱青川曰。今人見人家子弟。性雖聰明。而外似能事。所爲實非。名曰敗子。殊不知乃是稊草之稊。蓋似苗而非苗也。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稊子。其形不可分別。是也。愚以此質之元峯。元峯亦以爲然。命採而存之。

新人傳代

鄉俗于新人進門。初出綵輿時。先請有子者數人。用藍布袋二口。鋪于輿外交換。導至洞房。謂之傳代。查芥隱筆記。輟耕錄俱云。今新婦至門。則傳席以入。弗令履地。唐人已然。白樂天春深娶婦詩云。青衣捧氍褥。錦繡一條斜。按如傳席。如氍褥。皆不使新人足踐平地。然按其意義。固不如傳袋之俚而雅俗而古矣。

吵新房

楊升庵曰。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于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漫對。其爲鄙瀆。不可忍論。或盛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客酣讐。音樂酒失也。不知限劑。至使有傷於流血。踣折支體者。良可慨也。古人感別離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旣不能動蹈舊典。至于德爲鄉里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爲同其波流。長此敝俗。世尙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婿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褰裳而針其膚。或脫履而規其足。以廟見之婦。同于倚市門之倡。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我徽寧鄉俗。娶婦之家。親朋宴集多朝。名曰暖房。及曰吵新。然或宴飲于堂前。或圍棋度曲于房內。不過取新婦進門。競作熱鬧之意。而新郎陪坐。新婦一切皆伴嫂代言。鮮有答問應聲者。旣未有如抱朴之所疾。亦不至若升菴之所譏。然守正士目擊而心非之。尙嫌其言無倫理。事不雅馴。猶思力挽頹風。驟與變更之。而苦於寡不勝衆也。記此以見近今之習尙。亦不無淳于古昔者云。

梅雨

碎金集云。芒種後逢壬入梅。夏至後逢庚出梅。神樞經云。芒種後逢丙入梅。小暑後逢未出梅。人莫適從。予意作書者。各自以地方配時候而云然耳。觀杜少陵詩曰。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爲南京。則蜀中梅在四月矣。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覺晚春。此子厚嶺外之作。則又知南粵之梅雨三月矣。東坡吳中詩曰。三句過久黃梅雨。萬里初來舶趠風。又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有梅雨。黥敗人衣服。予嘗亦戲爲詩曰。千里殊風百里俗。也知天地不相同。江南五月黃梅黥。人在魚鹽水滷中。是以知天地時候自有不同如此。若今江南目下風氣。參以故老傳聞。則寧國一帶。以神樞經所云。芒種後逢丙。進小暑後逢未出者爲准。姑蘇一帶。又以碎金集所云。芒種逢壬入梅。夏至後逢庚出梅者爲准。卽一省而時俗不同。亦各從其便也。記曩魯有詩柬又唐兄云。黔黯兼旬梅雨候。衣衫不奈麥秋時。

夏書孥戮

本紀作予則帑僂汝。案詩樂爾妻帑。朱浮傳贊。魴用妻帑。注帑虜也。是孥與帑通。王莽傳。禁私奴婢。引夏書予則奴戮女。師古注。戮之以爲奴也。漢文帝紀。除收帑相坐律令。師古注。帑讀與奴同。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藁。鄭司農云。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引書亦作予則奴戮女。與王莽傳同。又引論語。箕子爲之奴。以證成其義。是古本作奴戮無疑。奴孥帑雖並通。以義論之。當以作奴者爲長。何以言之。啓湯誓師。並言孥戮。說者以並妻子殺之。皆由誤會孥字。孟子稱文王治岐。罪人不孥。秦造參夷。

之誅。至漢卽除。文帝詔曰。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朕甚不取。三代盛王。見必不在文帝下。然則孥戮之。必非並妻子殺之明矣。說者以爲軍旅尙嚴。非常刑可比。不知軍正之法。罪止于斬身。非叛逆何至族誅。晉殺顓頊舟之橋。楚殺得臣公子側。未聞戮及妻孥。令狐之役。先蔑奔秦。晉人且送其孥。況三代盛時。必不以軍法而肆參夷之慘也。又明矣。然孥戮之說。自古有之。春秋傳。士會曰。臣死妻子爲戮。吳語。越王狗于軍曰。身斬妻子鬻。廉蔭列傳。趙括母曰。妾得毋隨坐。秋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糞。蓋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死。然止于曰妻子鬻。曰隨坐。曰罪隸舂糞而已。非必並殺之。而後爲戮也。司厲注。王莽傳。並作奴戮。蓋誅其身。而以其妻子爲奴。可以謂之奴戮。又可以謂之孥戮。正周官所謂罪隸舂糞。越王所謂妻子鬻者。然已謂非常刑矣。故曰。予則奴戮女。重之也。奴之一言。實有功于聖經。有造于民命。未可以其出于王莽而忽之也。況又有周禮注之明文乎。今當從之。說者又謂上旣云戮于社。不應一戮字而有二義。此又不然。賞有厚薄。戮亦有重輕。如傳所云。鞭七人。貫三人耳者。皆可謂之戮于社。豈必殺人而後爲戮哉。鍾繇詰毛玠云。古者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予則孥戮汝。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糞。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又云。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彼鍾繇欲復肉刑者。猶不以戮爲殺。是古之解無異義也。解經一字之誤。將禍無窮。不可以不辨。蓋予亡友戴敬咸博士。管輯尙書協異一編。亦力主是說云。

三國正統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爲正統。本陳壽。朱子綱目。以蜀爲正統。本習鑿齒。然稽于天文。則熒惑守心。魏文帝殂。而吳蜀無他。此黃權對魏明帝之言也。若可以魏爲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漢昭烈殂。而魏吳無他。權將何詞以對。又按何杞瞻云。宋書天文志曰。案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正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疑是入太微耳。識天文者其再詳之可焉耳。

周禮九拜

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注。稽首。頭至地也。頓首。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卽今之揖也。可見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爲拜。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如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于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今元峯老矣。又嬰偏廢疾。于凡所謂稽首頓首之儀。皆不能以筋力爲禮矣。而于九拜中之空首拜。所謂頭至手者。尙優爲之。第施于友朋立而言拜。人或鮮有解此者。故詳著于談。唐武后尊婦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可見古者拜禮男女皆跪也。古詞長跪問故夫。引此可證女子之跪矣。而不特此也。吳越春秋云。女子知子胥非常人。長跪以餐與之。此正婦人長跪事。

洛書數

長洲呂種玉言。鯖云。時憲書白黑綠黃赤紫碧。此洛書數。洛書之數。履一戴九。一爲白。九爲紫。左三右七。

三爲綠。七爲赤。二四爲肩。二黑。四碧。六八爲足。俱白。故陰陽家一六八爲白。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上有紫黑赤。下則見三白矣。

置郵傳命

孟子置郵傳命。古註置驛也。郵。駟也。或問驛與駟有何分別乎。曰考之說文。駟。傳也。驛。置也。置。緩而郵。速。驛。遲而駟。疾也。置有安置之意。如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之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左傳。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之上。又祁奚乘駟而見范宣子。又子木使駟謁諸王。又云。吾將使駟奔問諸晉。以上駟字見于左傳者四條。皆言速馳之意。後世不達駟字之義。而吏牘俗書。又以駟爲驛之省文。卽春秋大全亦認駟爲俗書。盡改左傳四駟字爲驛。作者之精意沒矣。漢制四馬高足爲置傳。皆君與大夫所乘。其行安舒。故不得不遲。一馬二馬爲軺。傳軍書使命之用。故不得不疾。漢文帝自代來。乘六傳車。亦取其速。驛與駟于文義爲小。然混而不分。則解經皆謬矣。許白雲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蓋想像妄說。初無所祖。不思在注郵訓爲駟。若是步遞字。何以從馬乎。

三段石

上元縣學尊經閣下有石三段。黝然而黑。屹然而蟠。云是孫吳時星化成者。碑頂有二角缺。處若斷紐然。上勒皇象書天發神讖碑文。嘗考金石文字記云。石四方。面背闊書各八行。兩旁狹書四行。其文書滿三方而虛其一。元佑跋。鑄碑左旁虛一處。崇寧跋。鑄碑面上空處嘉靖跋。鑄碑背上空處。辭雖不可讀。其可識者百八十餘字。今宮詹錢辛楣名大昕者。掌教

鍾山就石刻譯之。得一百九十餘字。余職教上元時。反復考核。以此碑自孫吳當日假擬神識。借托天言。本屬謬妄。歷年久遠。殘缺遂多。其文既零落。其字未模糊。故不傳文而傳書。蓋以其文本不足傳。而皇象之書。則足以超前而軼後。故曰此碑以皇象書而傳者也。金陵古蹟。當推此爲第一。亦惟此爲最古矣。顧余嘗有事棲霞山下。憩足古廟中。見供佛前有一香鑪。形似古鼎。而又與鼎不同。上鐫篆文。有數百字。皆不可識。銅似鐵色。純黑而細膩發光。余摩挲久之。不忍釋手。廟內惟一老僧。僂僂重聽。問至再三。則云。歷祖傳下多代。記得說是周鼎。是得于造庵掘土而出者。省吾四弟。視其底鐫有周鼎二字。余驚爲三代法物。更古于三段石碑。叮囑珍重而別。迺以一病蹙躄。遂去金陵。而所謂三段石者。雖有詩有記。以永其傳。亦莫之能廣。至所謂周鼎者。竟擲于道旁。一瞬迄今。夢寐徒勞想像。已不可復識。天下物所遇。有幸有不幸。大概若此矣。可勝慨哉。

弓足

墨莊漫錄考。婦人弓足。起于李後主。按樂府雙行纏云。新羅綉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如可憐。知六朝已有之。張禹山云。臨溜女子。彈絃纏屣。又云。搖修袖。捻和履。意秦漢前已然。與再考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家。得宮人玉屐。張平子賦。金華之舄。動趾遺光。又云。履躡華英。又云。羅襪躡蹠而容與。曹子建賦。羅襪生塵。焦仲卿妻詩。足躡花文履。梁武帝莫愁歌。足下絲履五文章。卞蘭美人賦。金蓮承華豆。陶替賦。願在足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崔豹在今注。晉世履有鳳頭重臺分梢之制。唐詩。便脫高鞋出翠

帷。又麗情集載章仇公鎮成都。有真珠之惑。或上詩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襪。顧步褰衣拾墜釵。李義山詩。浣花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陶南村謂唐人題詠題辭略不及之。蓋亦未之博考耳。唐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裏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書裙。段成式詩。醉袂幾侵魚子縵。影影長。鳳凰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脫錦鞋。花間集詞。慢移弓底綉羅鞋。則此飾不始于五代也明矣。或謂起于妲己也。亦非。

朱青川曰。余閱隨園詩話云。杭州趙鈞臺買妾蘇州。有李姓女。貌佳而足欠裹。趙曰。似此風姿。可惜土重土重者。杭州諺語。脚大也。媒姬曰。李女能詩。可以面試。趙欲戲之。卽以弓鞋命題。女卽書云。三寸弓鞋自古無。觀音大士赤雙趺。不知裹足從何起。起自人間賤丈夫。趙悚然而退。按此詩大能爲足洗冤。可以抹倒行纏玉鈎一切矣。況出之錦心繡口。正無妨唐突西施耳。

正五九月不到官

齊書有云。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終于其位。乃知此忌相承已久。大都不曉其義也。然觀前漢張敞爲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則知前漢之俗未嘗忌五月也。又觀後漢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年正月到官。則知拘忌之說。不過起于兩漢之後耳。然又觀獨孤及集。有爲舒州到任表曰。九月到州訖。乃知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因考諸州唐人題名。見有不避正五九月者亦多。則知拘忌之說。乃後世穿鑿附會之詞。真無謂也。嘗按發微歷載寶萍唐書音訓註。高祖紀。正五九月

不行刑。引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故于此三月。察惡修善。禁刑斷屠。士大夫于此三月。不上官。以其有斷屠之令也。後人遂沿爲凶月而忌之。尤係委巷之談。無足道者。頃閱卽仁寶云。正月建寅。五月建午。九月建戌。三建並屬火。臣音商。商屬金。此恐火之受尅于金。故忌之。此亦求其說而不得。故爲說以通之。尙喜其說之近理也。爲採登于篇。

宋題名錄

宋題名小字錄。涇邑中有二。一爲紹興某年狀元王佐榜錄。內有朱考亭夫子名在五甲。一爲寶佑四年狀元文天祥榜錄。內有涇邑人包雲龍名。雲龍祖伯騶。國子進士。今包氏子孫藏于家。傳爲世寶。其紹興某年爲翟及三所得。包氏又藏有宋時國子單後書吏部尙書韓妮胄名。國子包應雷也。

續隻塵譚卷下

拆道字

乾隆庚戌萬壽恩科進士一百零二名。江南三十名。安徽中十名。會元朱文翰。徽州歙縣人。大兒先聲。與中三十九名。先是未揭曉時。同人集翟公樹編修寓齋。公樹出一道字。問安徽進士可中幾名。先聲大言曰。定中十名。且得會元。而自身亦應與焉。同人詢以故。則曰。道字已有進字。筐子中首字。非會元乎。首字上兩點爲八字。中一字。下自字。是爲自身合之。非十名乎。越日榜發。竟如其言。

王守善政

前明卿先輩王德孚達。守武昌日。嘗宿政府。夢冤人來告冤。明日郊行。有大蛇當道。德孚止與。與蛇言。爾非夜來告冤者耶。乃果冤。卽徐行。余令左右隨爾。於是蛇蜿蜒行至山寺後。俯首入池中。不復見。德孚卽命竭池得枯骨。乃圍山寺盡擒寺僧而鞠之。得髡婦數口。則知枯骨者。卽髡婦夫旅宿。夜謀殺之。眞其尸于池。而復髡其婦也。德孚乃盡殺寺僧。瘞枯骨。髮髡婦而歸之。當憲廟時。妖僧繼曉善邪術。得幸。尊爲法王。恩寵異常。回籍祭掃。所過屠戮。玩弄兩臺。不敢仰視。德孚怒。擊案曰。不殺此奴。非丈夫也。妻流涕諫之不可。然繼曉善法變。非力士可擒。德孚以蜜酒誘之。坐中酣暢屏後。忽出健丁一擊。而斷繼曉左臂。逮下獄中。奏疏已馳數百里矣。疏上。值孝宗登極。可其奏。卽命錦衣衛械送法司。會問伏誅。天下快之。

張白雲

張白雲先生名怡。節義文章。寰區推慕。故明崇禎年。闖賊陷燕京。逼怡降。怡不屈。因好謂之曰。聞善文章。怡曰。武人不解文章。又曰。聞善弓馬。怡曰。南人不習弓馬。因更誘以美官。怡大罵。闖賊械置複壁中。乘間歸來。後復遁跡金陵。攝山之白雪峯。足不下山者。垂五十餘年。當事高其節。每造廬訪之。非閉戶以謝。卽踰垣而走。惟日事著述以終老焉。所著書目。並載通志中。其三禮合纂一書。于乾隆二年間開纂。三禮館禮館總裁。購取怡三禮一編。到館採擇。其他若史挈諸書。怡之孫敬思。遵怡遺命。藏之名山。不敢廢墜。亦不輕以示人。怡年至八十八歲。將沒之日。友人或遺以美木。怡語其孫敬思曰。先皇帝柳棺三寸。先將軍藁殮孤城。惟裸葬我于攝山之巔。且使我魂魄得長依先莊節公賜祠之側足矣。更囑敬思慎勿樹石墓前。以增吾媿。亟易美木。怡乃卒。卒後數十有餘年。桐城方望溪苞過攝山。迺易石以表其墓焉。

附白雲書目。讀易私鈔二十卷。尙書策取十五卷。白雲言詩十二卷。四傳會通十六卷。三

禮合纂二十八卷。大學古本鈔二卷。中庸通一解二卷。史挈二十四卷。歷代文鈔七十二

卷。續鈔八卷。玉光劍氣集三十四卷。雲乳銷夏集三十八卷。蠡約四十八卷。金陵私乘

八卷。攝山志略六卷。周流天壤集十二卷。養生主十六卷。志林二卷。蟲天避暑日鈔八

卷。武闡經史匯八卷。上律編四卷。西窗夜雨錄四卷。徽菴讀詩鈔二卷。張氏一家言八

卷。濯足菴文集十六卷。

世襲雲騎尉朱慶錦

蓋苗民之匪用靈也。實助蚩尤氏爲寇賊。黃帝阪泉涿鹿之師。以征蚩尤。卽以征苗也。其尤甚者。鴟義奸先。殺戮無辜。延歷堯老舜攝命。大禹率六師討之。三旬而逆命。七旬而來格。有未格者。則竄而逐之。于三危。書云。苗頑弗卽工。豈不驗哉。故自洪水滔天之時。毒蛇猛獸之虐飢。實噴薄于窮林深箐間。以蕃衍此醜類。以長其子孫。延至于今日。高天厚地之中。亦聽其自生自長。而莫能殄滅之矣。而吾涇朱慶錦守備。迺以從征苗匪。闔門殉難特聞。按狀。朱慶錦。江南寧國府涇縣張香都人。寄籍湖南常德府武陵縣。由提標行伍。歷陞永綏協左營守備。公長身修髯。多力善射。雅嗜經史。嘗護送安南貢使。酬以金條不受。故上游委任尤專。暇時輒舉忠節大義與家人談。乾隆六十年。黔楚苗匪勾結滋事。鎮軍鎮總兵明安圖。帶兵前赴鴉西勦捕被困。慶錦率領官兵。隨同永綏協副將伊薩納。馳赴鴉西救援。與苗打仗。卽于是年正月二十三日力戰陣亡。在署室女六口俱殉節。先是守備赴援時。語其婦孫氏江氏曰。我以王事義無反顧。爾曹可早自爲計。兩氏泣曰。閨房弱質。復何計哉。君仗王家威靈。滅此朝食。誠萬幸也。否則惟有相從地下耳。及聞陣亡信。則又聚署內人誓之曰。攘亂之際。婦女須早謀死所。方不受辱。以故或投繯。或刎頸。皆視死如歸。無一偷生求苟免者。嗚呼。何其烈也。夫以逆苗之濟惡滔天。雖以黃帝堯舜禹。不能殄滅無遺育。而士君子任疆場之事者。身際其艱。或畏險而逗遛。或臨難而退避。求其慷慨赴義。殺身不顧難已。至于婦人女子。貪生畏死。乃其常情。求聞流言而捐軀。蹈白刃而不辭。尤難之難已。如朱守備闔門。非所云

見危授命。矢忠矢烈。矯矯出羣者。與于今苗民順命。天家賜恤。錄其嗣子朱安邦。授給雲騎尉世職。候襲次完時。給與恩騎尉世襲罔替。所以慰忠魂而旌節烈者。無所不至。此又我國家深仁厚澤。于以追黃帝堯舜禹之盛。而超軼今古者也。此皆其可傳者也。是爲傳。

枯棠兆瑞

康熙五十年。涇縣二尹。山東胡隆延。請鄭漢林先生訓誨二子。于時二月間。署中枯棠忽生花五枝。大如牡丹。紅艷可掬。鄭邀同人賦詩紀瑞。意謂主人必有陞擢。主人亦雅自負重。久久無應。後乾隆四十年。第二子文伯。由縣丞仕至安徽巡撫。觀風至涇縣。策馬入舊署。尋覓枯樹已無存者。鄭氏子孫亦零落不振。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爲徘徊竟日而去。

裘文達公爲水神

余座師裘文達公。臨薨語家人曰。吾是燕子磯水神。今將復位。死後。爾等送靈柩還江西時。必過此磯。有關帝廟。可往求籤。如係上上第三籤者。我仍爲水神。否則或有譴謫。不能復位矣。言終薨。家人聞之。疑信參半。蒼頭某信之。獨堅曰。公爲王太夫人所生。太夫人原籍江寧。渡江時。曾求子于燕子磯水神廟。夜夢袍笏者來曰。與爾兒并與爾一好兒。果逾年公生。公妻熊夫人挈柩歸。至燕子磯。如其言卜于關帝廟。果得第三籤。闔家大哭。燒紙錢蔽江。立木主于廟之水神前。有尹文端公詩碣。浙西錢塘袁簡齋枚太史。其已未同年也。後僑居江寧小倉山。時于役蘇州。道經此。嘗揖其主而題壁禱之曰。燕子磯邊泊。黃公鱸下。

過摩挲舊碑碣。惆悵此山阿。短髮皤皤雪。長江渺渺波。江神如識我。應送好風多。次日果大順風。時爲庚子歲之霜降月。已編入子不語云。

金陵佳麗

金陵佳麗。仕宦者誇爲仙都。遊談者指爲樂土。宏正之間。顧華玉、王欽佩以文章立壇。陳大聲、徐子仁以詞曲擅場。江山妍淑。士女清華。才俊翕集。風流宏長。嘉靖中年。朱子价、何元朗爲寓公。金在衡、盛仲交爲地主。皇甫子循、黃淳父之流爲旅人。相與授簡分題。徵歌選勝。秦淮一曲。烟水競其風華。桃葉諸姬。梅柳滋其翠妍。此金陵之初盛也。萬歷初年。陳寧鄉、芹解組石城。卜居笛步。置驛邀賓。復修青溪之社。於是仲交在衡。以舊交而蒞盟。幼于百穀。以勝流而至止。厥後軒車襍遯。倡和頻煩。雖詞章未嫺大雅。而盤遊無已。太康此金陵之再盛也。其後二十餘年。閩人曹學佺能始。迴翔棘寺。遊宴冶城。賓朋過從。名勝延眺。縉紳則臧晉叔、陳德遠爲眉目。布衣則吳非熊、吳允兆、柳陳父、盛太古爲領袖。臺城懷古。爰爲憑吊之篇。新亭送客。亦有傷離之什。筆墨橫飛。篇帙騰湧。此金陵之續盛也。天崇之際。李宗伯本寧。焦修撰弱侯。倡率于前。黃監丞明立。俞少卿仲茅。導揚於後。一時詞人若韓孟郁、范仲闇、林茂之、薛千仞輩。同聲倡和。分題刻燭。不數八叉之奇。選伎徵歌。數聽六么之奏。茅止生秦淮五日之會。賦得投詩弔汨。作者凡三百餘人。遊舫河亭。坐客皆滿。蓋盛自此而極矣。

邯鄲貞烈

沈芝山明府作宰邯鄲時。邑有李氏女者。以奸僧某素冒認祖母乾兒。出入閨幃無間。女在孩提亦任抱攜。既長呼爲叔。相見弗避。一日祖母往親串家。父母俱他出。僧某踰後牆入。勒女行奸。女不從。力按女于坑上而殺之。旋逸去。父母歸。上其事于縣。勿疑殺人賊爲僧也。縣命拘僧至。一到卽承認。如有鬼憑之。復審則佯哭失聲曰。我姪女也。誰謂我忍淫之而忍殺之哉。狡詞善賴。夕承朝翻。獄無定讞。沈公虔誠指摘。虛心鞠審。卒得其情。奸僧抵法斬決。李氏女請旌貞烈。徵諸同人。肆爲詩文。以紀其事。次兒先聯爲作序文。鐫碑隧道。貞烈女其永以流芳百世。可無遺憾九泉矣。其辭曰。照眉池畔。舊稱歌舞之場。學步橋邊。半屬鶯花之地。訪盧生之好夢。未斷情根。追趙孟之雄風。幾成慾海。臺成叢而草蔓。桑採陌而歌遙。豈燕趙兮無人。奈羅敷兮不再。玆有李米姐者。生成靜婉。少小端莊。瓜未及期。梅還待實。父牽車于遠道。母覓杵于前村。忽來般若之狂且。竟是闡提之色鬼。假絲蘿之可托。遂欲牽襦。欺蒲柳之無依。居然入室。始則調以諛語。繼且脅以危詞。菩薩未見其低眉。金剛乃爲之怒目。免將反噬。拚辣手以遂淫心。鼠已穿墻。不汝從能無余毒。而乃氣凜於霜。心堅似鐵。喜黃泉之有路。甘白刃以何辭。嚼齒露齦。張睢陽罵賊之概。握拳透瓜。顏平原殉節之風。花含藥以先凋。玉無瑕而遂碎。紅顏一慟。碧血千秋。今古之所甚難。神人之所共憤。然而魚翻脫網。蝶已過牆。只有天知。悄無人見。到案則鬼物憑藉。不使求生。轉計而賊智譎張。冀猶可追。指袈裟以作證。血未成斑。呼猶子以鳴哀。手何能刃。經再三之研詰。屢狡詐而游移。欲施笞朴而服以刑。恐繫縲紲而非其罪。獄難成信。情似可疑。惟我賢侯。作玆良吏。清融表裏。明入毫釐。凡糾纏構禍之端。

率談笑游刃而解。爰伸快論。聿正刑書。據初供之情形。作當前之棒喝。十問則問無可答。五辨則辨之綦詳。鑄鼎而姦可圖。已破妖魔之膽。懸鏡而物無遁。遂梟魍魎之頭。還冤債于人間。慰貞魂于地下。而且上之天子。告于文人。建華表以流芳。徵詩歌而寫怨。從此驚厖感悅。城闕消佻達之風。勁栢寒松。巾幗吐鬚眉之氣。

饒靜庵鑄炮事節錄

公熟精五子連環鎗步法。敏妙傳自異人。各營將弁無不驚以爲奇。當班滾燭亂時。公由四川黔彭營調寧越都司。隨建昌總兵查檄公。監造大銅炮二位。瞻對地極寒。造炮罕有成功。查蓋有隙欲中傷之。勒限一月。造至二旬有八日。公仰天大歎。臣命無足惜。顧此炮不成。何以爲殺賊計。嘆未畢。銅液一傾而成。時日正午。公審視良久曰。得之矣。工匠請再造。公諭以明日今時。屆期亦一鑄而成。軍匠驚訝問故。公曰。地寒火威不舉。借正午之陽以尅陰。故克有成功。此國家洪福也。嗚呼。亦豈非公之精誠。有上格于冥漠者乎。先是公守備台州。清畫丈畝。釐剔積逋八千餘兩。軍民利之。浙閩總督李。謂公能勝文職。欲題湖州太守。會他省調。不稱職例。遂寢。李督召公于庭慰之曰。以汝之才而終于武。命也。余將重用汝。公答曰。文武皆爲國宣力。某稱職之不遑。而遑他求。公諱建侯。字樹屏。號靜庵。以旌德縣武生。中康熙甲午科舉人。成戊戌進士。歷任會鹽營遊擊。防守西藏有功。大將軍疏薦方陞。公以六十年邁。乞骸骨歸。以壽終於家。其少子凱。字調元。元峯同年友也。壬辰年選一等。歷任直隸知縣。

天下第四人

丙子丁丑間。虞山有扶乩者。王漢階先生來降時。某學使方校士。言自玉峯巡場來。問某某有名未。曰無。某某何如。曰已取。案發果然。頃之去。乩復動。稱天下第四人。則何義門老人也。來尋金壇王二。或求題小圃。書曰近自然。筆跡宛如生前。夫生英而沒神。此理之常。無足怪者。獨漢階先生。行本居一。而易稱二。未知何故。義門老人既稱爲天下第四人。則以上三人未知其皆爲誰。惜當時問者。率意禱昧。未曾逐細訊。厥明白耳。蓋聞之二山何飛鳳云。

小東坡

前明邑有萬翁者。當築室。掘得一古墓。空其地。掩之遂不復動。是夕翁夢戴巾者。謝曰。蒙君不壞占我屋。無以報。嘗覓一小東坡相。居久之。翁又夢其人。偕某老者至。身長鬚白。兩目炯炯。戴巾者指曰。爲此公往西川兩年。今始得之。可以報君矣。因扯老者撲萬。懷懷。夢中大呼曰。蛇來矣。翁曰。有角否。曰無之。翌日言同。已而有娘。生三峯道吉公焉。蓋無媿小東坡云。

淄川誤殺奸

山東淄川縣。有兄弟二人。兄耕弟讀。嫂某氏甚賢。憐叔讀。飲食則擇精饌與之。而以粗糲供其夫。久之。夫疑妻與叔有私。乃詭托貿易出門去。戒弟可月餘歸。弟見兄出嫂年少。欲遠嫌。乃送嫂回母家。而已寄食于鄰。鄰某故鰥夫也。嫂有妹。嫁近村某姓。善淫。一日與其姑反唇。遂徒走至姐家。值姐已歸寧。獨叔在。叔

因嫂不在家不肯留。會天大雨不能去。叔念少婦在家同住。恐遭物議。乃反鍵其戶。而仍借宿于鄰。鄰某詢知其由。夜半乘弟熟睡。徑啓其戶。直至妹所。妹以爲叔也。亦不之拒。兩人遂好合焉。適其兄于是夜潛歸。探其戶。戶未扃。遂悄悄走至妻室。則聞斷雲零雨之聲。竊聽之。狎褻不堪。兄怒曰。曩固知吾婦不良。今果與吾弟有私焉。怒火直衝不可遏。徑至廚下。覓廚刀磨厲之。欲壞門入。恐兩人不敵。乃潛啓其窗。踰而入。聞床上鼾呼聲。以手撫之。得兩人頭。先引刀就男頸盡力一擦。頭已落。婦夢中驚醒。則又以刀繼之。頭亦落。打火上燈。血糝糊漬面不辨誰何。時已五鼓盡。遂擔其頭出門去。詣縣報官。天明弟來家。見門洞開。謂其妹已去。至嫂房中。則見血流滿地。牀上赫然兩無頭屍。大駭失魄。徑往外奔。欲詣縣自訴。家去縣五六里許。嫂母家固在城住。其兄擔頭進城。值早市。市聚觀者數百。其妻弟亦來。則見姐夫擔人頭行市中。大呼曰。姐夫何殺人耶。答曰。汝姐不端。做出好事。余故殺之耳。曰。汝不見鬼。姐姐現已在家。安能見殺。且彼一人爲誰耶。曰。吾弟也。正在諠鬧。其弟亦倉皇奔至。兄見之大驚。以爲白日鬼現。不得已同詣官所。官訊知其由。判曰。奸所殺奸。雖誤殺可無罪。弟某見色不淫。能守禮。可旌。乃薄笞其兄。而厚賞其弟。合邑傳之。無不爲之稱快云。

東井再世

陳公大綬之令姪也。每于春秋臘日祭神。倦而臥。夢至一處。坐堂上。盤飧羅列。食且飫。旁一老姥哭甚哀。旣覺。喉吻間恍惚臭味在。莫喻其故。已而公事至湖冲。故尙寶卿左東井公鑑第在焉。入則夢中坐殮處。

也。大駭。以子姪禮請唐夫人出拜。又其夢中哭甚哀之老姥也。自知爲東井公再世矣。遂厚禮唐夫人。終任數年。四時贈遺不絕。并梓東井之遺文焉。

魂赴鄉試

豸峯呂肇黃名律。乙酉科拔貢生。設帳西山別業。主政呂瑤浦。孝廉呂禮臣。皆出門下。顧文憎命達。弟子知名。而先生數奇。沈頓秋闈。試輒不售。于戊子歲秋七月間。抱病牖下。憂愁鬱悶。竟隕其生。時屆中元節之前。後。同人赴省試者。逐日邀伴啓行。絡繹道上有萬戶門同族商販人呂某。販猪下坊。回行至破溪裏涼亭外。親見肇黃口啣烟袋。衣葛布短衫。而來問訊云。恭喜下場去。今科定當高捷。則應之曰。諾。隨吸烟袋中火。吃烟而走。又半里許。則見僕人高萬背負黃包袱跟踉而來。問以何往。則對曰。送伯英老爺下場。伯英肇黃乳名也。語畢別去。抵下午。進廟首卹。則聞肇黃已于先三日化去。驚訝慘怛。問及高萬。亦于一月前已物故矣。方駭所遇之皆鬼也。惕惕如有所失。旋犯瘧疾。兩月而後即安。嗟乎。白日遇鬼。固屬衰氣之相乘。而文士無命。徒困頓矮屋以終其身。以致身既沒而目不瞑。羈魂躑躅道途間。不誠大可悲也哉。

報羅使者

葉沃若。字千里。號樗林。涇東鄉烏溪人。工文章。中雍正己酉鄉薦。以舉人分校壬子楚闈。中所拔萬年茂等。皆知名士。著有壺中嘯詩文諸稿。自評經史而外。旁及推步之學。靡不精研。乾隆辛未。會試中式。榜發時。報錄方在門。而已續屬京邸矣。士林悼之。余接雜記。謂進士放榜。須有一人謝世。名曰報羅使。言報大

羅天上也。而摭言乃引羅玠于貞元中及第。開宴曲江。泛舟以溺死。謂凡後有開試前卒者。謂之報羅。今觀于葉公之事。而知羅玠以溺死。固不足言報羅也。文人及第後。得遊大羅天上。已幸致身千佛名經矣。嗟俗下土之夫。又何必泥執目前以爲之唏噓悼嘆也哉。又聞千里與楊樗園、朱斐園、毛靜山之玉、吳翼堂華孫。皆癸卯選拔同年。翼堂官京師日。同楊朱爲扶鸞之戲。忽乩書自稱葉千里。諸君共訝未聞病訃。何以降此。乩言今秋某日卒于涇。諸君疑不能決。乩又言記否某年歲除日。在寧國府督學署西園古梅下商某事時。蓋樗園等在督學署閱文隱事。他人不及知者。衆方驚信爲眞。閱數日製文設祭爲位以哭。未幾聞扣門聲。則千里披帷入矣。諸公驚問何相逼太甚。葉探懷出信曰。某計偕來京。爲諸公致信物耳。諸公相視大笑。具言所以。卽于是年會試中式。榜發卽卒。豈遊魂無主。亡機先兆耶。再怪世琦云。

教諭典試

徐御史冠明。宏治甲子。以教諭典試山東。放榜後。咏詩曰。鎖院沈沈蒞榜開。一聲天鼓震如雷。有庄不預寒氈事。只爲皇朝儲俊才。徐旭。字啓東。明天順壬午舉于鄉。除隆慶州學正。內艱復改德州。所至以德率人。嘗聘典河南試。舟次有受托代爲輸款者。旭從容拒之。其人不知止。旭厲聲曰。君不畏國法。獨不畏天地鬼神耶。讀書無以報國。復敢爾耶。卽白監臨出其人。時論快之。撤棘稱得人。鄉同年爲侍御。密啓其所欲言。正色却焉。處儒官二十年。爲文必根理道。與諸士講論不息焉。按有明典試。只取衡文之優。不論官級之崇。故雖以勝國之遺老。舉官之末秩。皆得與聘從事。又有東隅人劉泳。字溥淵者。宋進士劉亢宗後

裔少博學洽聞。明洪武己卯舉于鄉。仕臨湘訓導。陞獻縣浦江蕭山縣教諭。四典考試。訓迪有聲。致仕卒于家。浦江人追念之。私謚曰懿敏先生。涇固多才。又豈唯徐氏一門而已哉。

探驪濟美

乾隆丙辰會元趙星閣太史。辛酉再典試兩浙。有和蘇子瞻催試官考校詩曰。茲事千古骨理好。最難識者郊與島。憑君碧眼五色分。慰我冬烘三村老。生非擇地何時無。物色風塵誰丈夫。若使公孫誇儒術。不知馬上真屠沽。明鏡止水絕意必。驪龍珠在妙手得。茫茫波浪煙雲生。萬里寒空下黃鵠。越六十年嘉慶丙辰會試。其四子良壽字肖巖。以高魁授中書舍人。戊午典試粵東。驪龍珠在妙手得。遂世濟其美焉。

余抄隻廬譚已畢。而世長星五。

名先聯先生之次嗣君也。

赴禮部會試。過縣城。以先生手函及續譚至。拳拳以刪

訂爲囑。此足見先輩虛心善下。不以所能自滿。有如此也。余發書細檢。知原本六卷。而亦旣刪存二卷矣。余何敢復有所云。急謀付梓。以續前璧。而先生又以書來。語及拙刻。謬加獎譽。且諄諄不已。以持擇審慎爲言。因復取原書略爲刪併。蓋期無負於先生之盛德至意。而非敢以意爲去取也。刻旣成。因書之後。嘉慶六年三月廿日。世姪趙紹祖識。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筆隨齋福爲事無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密

